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四十八

居處部九 廨署 館驛 閭里

廨署一

增山堂肆考曰周禮以八法治官府釋之者曰百官所居曰府此則官廨之說也 左傳疏曰自漢以來三公所居謂之府九卿所居謂之寺 宋史曰元豐初建東西二府于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謂之八位 續世說

曰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天子御正朝
名曰正衙　王沂公上契丹事曰燕京南門外有越王
廨為宴集之所　石林燕語曰國初京師職事皆無公
廨雖宰相執政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
急速文字則省吏徧持私第呈押既覺稽遲又多泄漏
瑣綴錄曰翰林直房在右闕門内錦衣衛直房之次
凡三間每早朝時諸閣老分坐北楹諸學士居中楹其
餘居南楹俟門吏報三鼓乃俱赴左掖門　國史唯疑

曰端門左有直房五間係坊局官候朝公會及收貯卷箱之所　又曰凡係東宮官屬侍班講讀亦于此伺候

廨署二

增漢書曰何並性清廉為頴川太守妻子不至官舍頴水經注曰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為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黄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于是冀乃鬼見白日道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為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

其略言高貴不尚節畝壟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為差代以旌幽中之訟　世說新語曰王導治揚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為次道治此爾何少為王公所重故屢發此歎　晉書曰羊祜都督荆州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府

祐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　又曰杜預為秦州刺史石鑒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以候贖論

幽明録曰桓恭為桓石民參軍在丹徒所住廨牀前有一小陷穴詳視是古墓桓食常先以鮭飰投穴中如此經年後眠始覺見一人在牀前云吾終没以來七百餘年後絶嗣滅蒸嘗欲寄君恒食見播及感德無已依君籍當為寧州刺史後果如其言　南史曰傅昭為安成

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空而去有頃風雨忽至飄郡聽事入隍中自是郡遂無患　又曰蔡凝字子居為中書侍郎遷晉陽太守及將至郡吏令左右修中書廨宇曰廢來者無勞　舊唐書曰房琯開元中歷慈谿宋城濟源縣令所在為政多興利除害繕理廨宇頗著能名　又曰李聽起為邠寧節度使邠州衙廳相傳不利葺修以

致驟壞聽曰帥臣鑿凶門而出豈有狗于巫祝而隳公署邪遂命葺之卒無異變

廨署三

原飾官舍　毀舊府（上下俱詳前二）　不入　始至（上詳前二叔孫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伐樹織葦　繕圃葺舍（晉羅含字君章為相州別駕以才學知名以廨舍喧擾自于城西小湖安茅屋伐樹為牀織葦為席而居　吳陸抗與諸葛恪換宅抗臨去繕完城圃葺其牆屋廬舍恪不然深以為恥）

增官府　公衙（上詳廨署一　下詳廨署二）

府寺　官舍（上詳廨署一　下詳廨署二）　九棘三槐　二府

八位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下詳厤署一　鮭飫

投穴　弓矢向守上詳厤署二　南史蕭惠明泰始初為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廳事前後太守不敢上廳惠謂綱紀曰孔季恭曾為此郡未聞有災遂命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蕭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　避正堂　虚正寢漢惠帝元年曹參為齊相齊悼王富于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至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于是避正堂舍蓋焉　揮麈録曰微仲當軸凡大中自陝漕入朝微仲虚正寢以待之大中辭微仲云界以中霤即

私家也時安厚卿在政府父日華尚康寧厚卿夫婦晏然居東序時人以此別二公之賢否

崔集烏棲 漢黃霸為相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集丞相府遂以為神雀 下見御史大夫

官舍得貍 廳事鳴蛩 晉樂廣為河南尹官舍多怪前尹遂不敢居之廣後穿壁得貍殺之怪遂絕 雞跖集河中府有綠莎廳事唐治平中好事者常加澆溉王禹偁送柴諫議任河中府詩綠莎廳事舊鳴蛩

廨舍喧攘 廳事華侈 上即羅舍事見前 五代王浚起廨事極其華侈邀太祖臨幸賜予甚厚

不徙官廨 立成公宇 梁呂僧珍居廣陵後為本州刺史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私宅乎 宋寇萊公謫道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頗亦宏麗守土者聞于朝遂有海康之命

越王

廨　烏珠宮上王沂公上契丹事瀛洲道古録曰元時翰林院以金烏珠第為之歐陽楚公詩翰院老屋勢深雄猶是金家烏珠宮　直房　庋閣上詳廨署一宣宗實録宣德十年置六科庋閣文書之所于承天門内　候朝公會　侍班講讀上下俱詳廨署一　鑾池蒔蓮　參天蔽日玉堂叢語柯潛既綜院章就詞林後圃結清風亭亭下鑾池蒔蓮決渠引泉公退宴坐其中翛然若真登瀛洲者湧幢小品楊晉庵守隨掌翰林院之後有巨柳數章參天蔽日民之輸廪米者欲縣于庭患柳陰之翳也請伐其最鉅者公作賦示意　劉井　柯亭翰林記曰劉井學士劉定之所浚在公署後堂之左柯亭學士柯潛所建在公署後堂之右前後二間凡八楹後堂有二柏亦潛所種

廨署四

增詩宋楊萬里題太和主簿趙昌父官署詩曰西昌主簿如禪僧日餐秋菊嚼春冰西昌官舍如佛室一物也無惟有竹俸錢三月不曾支竹陰過午未晨炊大兒怒吽小兒啼乃翁對竹方哦詩　明高啓京師寓廨詩曰誰言舊隱非靜里且相依綠樹城通兆青山寺對廨官閒休直早客久夢還稀是物春來典惟存舊賜衣　又曰久夜頻聽雨經春不見花蘼蕪青渚燕楊柳白門鴉

拙宦危機遠工吟僻性加閙坊車馬少不似住京華

又曰寂寞過芳時幽懷只自知袖無投相刺篋有寄僧

詩鼠跡塵凝帳蛙聲雨到池踈慵堪置散不敢怨名卑

表衮齋宿院署詩曰璧薦崇元日郊禋戒百工泰壇

雲霧裏象輅羽儀中越席陳陽位元端處法宮甘泉徒

欲賦文藻媿揚雄　李東陽齋居和舜咨侍讀院署見

寄詩曰緑槐庭館坐春風十九年前此興同未老身猶

書卷裏不眠人在漏聲中大鵬南去雲連海孱鳥西飛

月繞空燈火憶君連夕話不勝幽思潏齋宮

增記唐顧況究陵公署記曰博陵崔公端憲臺出九江涉吳換號三牧作乂仁聲上騰上褒之以宣歙等州團練觀察採石軍使内建茂行外傳純德德普生人生人受賜所部無事緝守井屋高棟大廡樓傳高亭署以崇牙虔君命也略五千架圬墁赭堊燭守一州竹頭木屑皆適所用前鎮未之有也兵馬使南陽張伯陽承公指揮應接不暇廣而不費華而中儉堡有嚴柝封有巨防

巢洞之寇化為平民銅官戰馬牛渚姑熟之隘籠波洛谷莫不帖焉　楊夔烏程縣修建廨宇記曰叔孫昭子聘于晉晉受邾人之愬執昭子寘于箕使吏藩之昭子不以拘為意止之舍有壞必葺去之如始至故春秋賢之令有受九重之命毋百里之民凋瘵者繫之以綏訛弊者藉之以移既休于公宇覩其傾摧圮漏忍而不治者無乃取譏于君子丹陽某公以再命尹于烏程降車之期月察訟決獄之暇周視官署其門傾其廳欹其牆

圯其廡偃頽簷側楹倒移傾倚風雨罔庇寒暑是宭公歎曰建之者何人壊之者何心既叨守邑其敢不力自懋以圖嗣修乎

館一

原說文曰館客舍也　周禮曰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官也　又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視館致飧注曰謂以上卿之禮禮之

左傳曰圬人以時塓館宮室注曰塓泥飾也　荆州圖副曰襄陽縣南有桃林館是則餞行送歸之所萃也　增南部新書曰荆南五花館待客之上地也故蔣元曰不是上台憐姓氏五花賔館敢從容　郡國志曰台州仙石山有館土人謂之黄公客堂　黄圖曰漢畿内千里並京兆府治之内外宮館一百四十五所三輔四十五所郡國宮館百四十五所　两京記曰西京承天門第一鴻臚寺次鴻臚客館　開元文字曰凡事之賔客館焉舍

也館有積以朝聘之官是也客舍逆旅名候館也公館也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　王沂公上契丹事曰燕京南門外有永平館舊名碣石館清和後易之　又曰檀州五十里至金溝館將之館川原平曠謂之金溝淀國主嘗于此過冬自此入山詰屈登陟無復里堠但以馬行計日約其里數　又曰古北口兩傍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軌口北有鋪彀弓連繩本范陽防阨契丹之所最為隘束出口度得勝嶺盤道數

層俗名思鄉嶺八十里至新館過雕窠嶺偏槍嶺四十里至卧如來館　使遼行程記曰自檀州北行八十里又八十里為虎北口館　禁扁曰金以幽州為中都汴為南京有會同館歸仁館同文館思華館絲文館來寧館來同館懷德館肅儀館　石湖集曰會同館燕山客館也遼已有之　又曰燕賔館燕山城外館也　燕都遊覽志曰四夷館在玉河橋之西　又曰望京館在城東北五十里孫侯村遼建為河北使臣宿昔餞飲之所

館二

原左傳曰子產相鄭伯如晉以魯喪未見子產欲壞其館垣以納車馬士文伯讓之曰繕垣葺牆以待賓客今吾子壞之其若異客何子產曰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請執事將何所命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趙簡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我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

又曰秦伯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增又曰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于其側而振萬焉　又曰晉分曹衛之田公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恭不速行將無及也　又曰叔孫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禮記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于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于舊館無乃已重乎　原戰國策曰燕昭王見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隗曰帝者與

師處王者與友處古者人君以千金求千里馬涓人得千里馬已死買其骨返以報君大怒對曰死馬尚市况生馬乎朞年千里馬至者三王欲士先從隗隗且見事况賢于隗者乎乃築館而師之樂毅鄒衍劇辛皆爭走燕遂以破齊　增郊祀志曰武帝七年上幸雍郊見五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磃氏館　黃圖曰河間獻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　原漢書曰公孫弘起徒步數十年至宰相封侯起客館開東閣以

延賢人與參謀議故人賓客仰衣食俸祿皆以給之弘年八十終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者客館丘墟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廄車庫奴婢舍矣　又曰元帝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揚雄作賦以諫　魏志曰管寧字幼安與同縣邴原相友俱遊學于異國聞公孫度令行于海外遂與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度虛館以候之　世說曰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于甄氏既成謂左右曰館當何以為名侍

中繆襲曰陛下聖思齊于哲王罔極過于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　增雷次宗傳曰元嘉中召詣京邑為築室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　宋書曰元嘉十五年立儒學館于北郊命雷次宗居之　齊書曰褚伯玉字元璩居剡瀑布山宋孝建二年徵聘不至齊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于剡白山立太平館以處之　又曰永明五年立商飈館于孫陵岡　幽怪録曰竟陵掾劉諷夜投

空館有女郎至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滅歡娛不終綠尊翠杓為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忽有黄衣人曰婆提王屈娘子速來女郎皆起明日拾得翠釵數隻　玉海曰淳化四年始置四方館使列于内職

思陵録曰淳熈十五年遣留守司顔師魯高震至燕京燕京館宴畢入來寧館蓋泛使之館也　成祖實録曰永樂初設北京會同館改順天府燕臺驛為之　明會典曰正統六年定為南北二館北館六所南館三所

館三

原歸俎 飾厨 禮曰大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賔館 宣詔曰或擅興徭役飾厨傳稱過客注厨飲食傳傳舍使及過客皆得令稱其意傳音轉

獻歌 受業 漢明帝紀儒館獻歌 孟子曰假館受業

處妾 閱人 王導處衆妾密築別館 蓋寬饒視許伯第曰如此傳舍閱人多矣

翹材 招隱 西京雜記公孫弘開東閣分三館曰欽賢曰翹材曰接士 宋雷次宗隱廬山文帝徵詣都為築招隱館

除館 崇館 晉人為李孫除館于西河囚之也 晉文為盟主崇大諸侯之館

適館 就館 詩適子之館兮子姑就館

連榻坐客 倒屣迎賔 晉羊琇豪貴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乃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

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　王粲字仲宣詣蔡邕邕倒屣迎之粲年少容貌短小既至一坐盡驚曰王孫有異材吾不如也吾家書籍盡與之

不問所舍　敢辱大館　禮見人不能館不問其所舍　叔弓如晉辭館云云

士不敢亂　子無藝能　何蓄居太學六館之士不敢從亂　北齊楊休之子辟疆無藝能休之為中書監引入文林館時嗤鄙之

于時廬旅　于我乎館　廬舍賓客　子曰生于我乎館死于我乎殯

天子賜舍　司儀致館　并儀禮

賓至如歸　舍不為暴　增築王姬館　築舅氏館　左傳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下即魏明帝事詳館二

掌方國互市　與商人雜居　隋煬帝于建國門外置四方館待四方使客各掌方國互市　貞觀

十五年上謂侍臣曰古者諸侯入朝有湯沐邑芻禾百車待以客禮漢為諸侯刺史立邸舍于京城頃聞都督刺史充考使至京師與商人雜居禮不足人多怨下詔令京城為諸州朝集使造邸第三百餘所上親臨幸焉

鴻臚典客 **廣文博士** 後魏主置主客令隋鴻臚卿統典客後改曰典蕃鄭虔傳元宗愛虔之材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詐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

迎風置酒 **臨臯奏樂** 陸士衡詩置酒迎風館 李固言傳為西川節度詔雲韶雅樂即臨臯送之

浮槎 **橫江** 浮槎館在廣西南寧府橫州秦觀嘗過此 橫江館在黃州府赤壁南晉建

白鶴 **黃花** 元帝初元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乃者火災降于孝武園館 劉邵趙都賦曰置酒于黃花之館

同文　樂賓同文館在延秋坊宋熙寧中置以待高麗蕃使　元豐二年明州及定海縣作高麗貢使館賜名樂賓

朝覲修容　會計交政柳宗元邠寧奏記曰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為修容之地會計為交政之所

中峙　周坊西京賦曰豫章西館揭焉中峙　左思魏都賦營客館于周坊飾賓侶之所集

司里不授　舍館未定左傳司里不授館　孟子舍館未定

濃花發　黃葉稀野館濃花發孤館蕭條黃葉稀

同魚鱗　鄰蛟室韓詩府西三百里候館同魚鱗　孟浩然詩野館鄰蛟室人煙接島夷

欽賢　接士並詳前

館四

原詩晉袁宏擬古詩曰高館百餘仞迢遞虛中亭文幌曜瓊扇碧疏映綺櫺　後周庾信入彭城館詩曰襄君前建國項氏昔稜威鵾飛傷楚戰雞鳴悲漢圍年代殊氓俗風雲更盛衰水流浮磬動山深喧狖飛夏餘花欲盡秋近雁將稀槐庭垂綠穗蓮浦落紅衣　增唐崔輔國題豫章館詩曰楊柳映春江江南轉佳麗吳門綠波裏越國青山際遊宦常往來津亭暫臨眺驛前蒼石沒浦外湖沙細向晚宴且歡孤舟冏然逝雲畱西北客氣

歌東南帝獨有萋萋心誰知怨芳歲　岑參銀山磧西館詩曰銀山峽口風似箭鐵門關西月如練雙雙流淚沾馬毛颯颯胡沙迸人面丈夫二十未富貴安能終身守筆硯　儲光羲終南幽館詩曰卜築青巖裏雲蘿四垂陰虛室若無人喬木自成林時有清風至側聞樵采音鳳凰鳴南岡望望隔層岑既言山路遠復道溪流深偓佺空中遊虬龍水中吟何當見輕翼為我達遠心王維文杏館詩曰文杏裁為梁香茅結為宇不知棟裏

雲去作人間雨　又竹裏館詩曰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裴廸竹裏館詩曰來過竹裏館日與道相親出入唯山鳥幽深無世人　李白題宛溪館詩曰吾憐宛溪好百尺照心明何謝新安水千尋見底清白沙留月色綠竹助秋聲却笑嚴湍上于今獨擅名　沈佺期岳館詩曰洞壑仙人館孤峰玉女臺空濛朝雨合窈窕夕陽開荒澗含輕霧虛巖應薄雷正逢鸞與鶴歌舞出天來　孟浩然次蔡陽館詩曰

日暮馬行疾城荒人住稀聽歌疑近楚投館忽如歸曾堰田疇廣章陵氣色微明朝拜嘉慶須著老萊衣　杜甫山館詩曰南國晝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遠宿雲端山鬼吹燈滅厨人語夜闌雞鳴問前館世亂敢求安　元劉因寓萬壽宮館舍詩曰來時殘雪點征衣落盡庭花尚未歸夢裏不知身尚病春山歸路馬如飛　黄庚王修竹館即事詩曰池館翠涼處寛閑稱客居未仙猶閬苑不夢亦華胥竹静堪居鶴荷香欲醉魚

心清無箇事長日一編書　劉秉忠客館詩曰客館蕭條動客情飛螢箇箇傍牕明樓頭鼓角聲吹斷漏下銀河第一聲　郝經新館感春詩曰東風吹敝褐水氣撲虛簷月窟星河澹江城鼓角嚴年深愁不醒春至恨猶添為問秦通守何顏說錦簾　虞集赤城館詩曰雷起龍門山雨灑赤城館蕭騷山木高浩蕩塵路斷魚龍起新波燕雀集虛幔開户徹風興倚杖衆雲散　明劉養晦野館詩曰安穩桐溪上時危久索居蟻穿庭下穴蝸

篆壁間書野水臨秋逈山窗映月虛十年戎馬亂歸計定何如　高啓晚至西陵館詩曰匹馬倦嘶風蕭蕭逐轉蓬地經兵亂後歲盡客愁中晚渡隨潮急寒山舊驛空可憐今夜月相照宿江東　又客館秋懐詩曰獨卧愁空館牆陰野豆開暑將潮氣斂秋與竹聲來身賤多違志時清少棄材慙非張仲蔚門户有蒿萊　楊基宿高李廸京館詩曰歲晚此相逢鄉情似酒濃語長銷夜燭夢短及晨鐘急雪風鳴葦微雲月照松雞前趨闕去

寒樹曉籠葱

原賦晉張協元武館賦曰爾乃地勢夷敞既膏且腴環以翠林帶以赤渠尋厥先之攸基實張氏之舊墟何魏后之周覽遂築館而起廬既號元武是曰石樓于是崇墉四匝豐厦詭譎爛若丹霞皎如素雪璀璨皓旰華璫四垂接棟連阿岬嵑參差朱户清鋪幽闥秘閨于是高樓特起竦峙岧嶤飛甍四注上槩浮霄直亭亭以孤立迎千里之清飈陽扉南啓陰軒北達春牖左開秋牕右

豁仰視雲根俯臨天末木則楸梓夾路蓊蔚如林洪榦十圍修枝百尋　湽尼東武館賦曰東武館者蓋東武陽侯之館也嘉大雅之洪操美明哲之保身懲都邑之廹險厭里巷之囂塵慕古公之胥宇羡孟氏之甯鄰將遷居于爽塏乃投迹于里仁前則行旅四湊通衢交會水泛輕舟陸方羽蓋後則崇山崔嵬茂林幽藹彌望遠覽滉瀁夷泰表裏山河出入襟帶若乃潛流旁注飛渠脉散芙蓉映渚靈芝蔽岸于是逍遥靈沼遊豫華林彎

弓撫彈娛志蕩心栝不空縱綸不苟沈遊鱗雙躍落羽相尋膳夫進俎虞人獻新春醴九醞嘉豆百籩隨波泝流乍往乍旋

原銘後漢李尤髙安館銘曰巍巍髙安明聖是修嶕嶢麗館窗闥列周長除臨起櫺檻相承聖朝明察同保休徵　又平樂館銘曰乃興平樂弘敞麗光層樓通閣禁闥洞房棼梁照曜朱華飾當騁武舒秘以示幽荒如榮普覆然後來王

驛一

增說文曰驛置騎也　玉海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者謂之邸郵騎傳遞之館在四方者謂之驛　廣雅曰郵驛也置亦驛也　風俗通曰漢改郵為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　玉藻曰士曰傳遽之臣　注云遽以車馬給使者也謂若今時乘驛遞傳而遽疾故謂之傳遽也　孟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　漢宣帝詔曰吏或飾廚傳稱過使客以取名譽　韋昭曰廚為飲食傳謂館舍言修飾意氣以稱過使而已　師古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使

過去也　孫樵記曰褒城驛號天下第一　詩話曰白沙驛在永州一百二十里祁陽縣下臨湘水西岸門外有亭以形勝盡在此也

驛二

增漢書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以任俠自喜為太子舍人五日一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郭請謝賔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徧　又曰魏相為茂陵令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

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　又曰王温舒為河内太守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内至長安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河内皆怪其奏以為神速　後漢書曰趙孝字長平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任孝為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灑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内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于是遂去　又曰劉寵累登卿相家無貨

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又曰衛颯建武時遷桂陽太守三縣去郡遠且千里每一吏出徭及數家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于是役省勞息　會要曰開元十六年七月敕傳驛因御史出使察之二十五年五月御史鄭審檢校兩京館驛猶未稱使今驛門前十二辰堆即審創焉　舊唐書曰裴潾元和中兩河用兵初憲宗寵任内官以充館驛使有

曹進五者恃恩暴戾遇四方使多倨有至捽辱者宰相李吉甫奏罷之十二年淮西用兵復以內官為使潾上疏曰館驛之務每驛皆有專知官畿內有京兆尹外道有觀察使刺史迭相監臨臺中又有御史充館驛使專察過闕若令宮闈之臣出參館驛之務則內臣外事職分各殊竊恐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言雖不用帝意嘉之　新唐書曰元稹為御史分司東都召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敗面宰相以

稹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士曹參軍　舊唐書

曰柳公綽長慶元年為京兆尹時河朔復叛朝廷用兵補授行營諸將朝令夕改驛騎相望公綽奏曰自幽鎮用兵使命繁併館遞匱乏鞍馬多闕又敕使行李人數都無限約其衣緋紫乘馬者二十三十匹衣黄緑者不下十四五匹驛吏不得視券牒隨口即供驛馬既盡遂奪路人鞍馬衣冠士庶驚擾怨嗟遠近喧騰行李將絶伏望聊為定限乃下中書條疏人數自是吏不告勞

驛三

原聚㮈　續食　野廬氏掌達國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㮈之有相翔者則誅之　鄭當時置驛馬四郊迎賓縣次與續食注云路次也

劉寵息　趙孝止　上下俱詳驛二

一宿去　三日館　莊子曰仁義先王之蘧廬蘧廬傳舍一宿而去　左傳三日館穀

乘驛　請地　驛遽傳也左氏曰楚子乘驛　漢張禹年老自起冢塋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平陵徙亭他所曲陽侯王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出遊道禹為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遊之道又徙壞舊亭非宜孔子稱賜汝愛其羊我愛其禮宜賜他地上卒以肥牛亭地賜之

延客　閱人　漢鄭莊置驛以延賓客

下詳館二

不修 私具 薛宣子惠為彭城令宣過之橋梁郵驛不修知其不能 下詳驛二

賦傳 避傳 傳郵賦給伯宗避重曰避傳 詐傳 投傳 上詳驛二 投傳不受申屠蟠事詳義感

增傳命 奏事 上詳驛一 下詳驛二 置驛謝賓 飾傳稱客 上詳驛二 下詳驛一 杜郵賜劍 皇華擲書

秦王戲與趙戰不利武安君白起曰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王聞之怒強起之武安稱病篤乃免為士伍遷之陰密行至杜郵應侯曰起之遷意尚怏怏有餘言王乃賜之劒武安遂自殺 異聞録云廣州押衙崔慶成𨍏香藥綱詣内庫抵皇華驛舍見美婦曰今日見君君必有疑今日捨君我寧不悔俟君回轅别圖後會擲書曰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厨飯泊還不敢宿皇華驛寓宿旅邸前婦人來曰今日之事可諧否十二字能觧否慶

成不能對因命酒慶成不能舉觴乃作詩二首滅燈而去丁晉公見十二字曰此獨眠孤館四字也　乘

傳詣洛　乘傳過家　史記漢高詔酈商謂田横曰田横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馬田横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　蜀人仲子陵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皆以為榮　取善

諱　改避賢　史記齊使淳于髠獻鵠于楚王至此地放其鵠乃揭空籠往見王曰臣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俄飛去吾欲死恐人議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殺買而代之是欺吾王也楚王曰齊有信臣若此乃厚賜而歸驛名善諱蓋取此　元稹陽城驛詩曰商有陽城驛名同陽道州陽公汲已久感我淚交流祠曹諱羊祜此驛何不侔我欲避公諱改名避賢郵　已斬女巫　不讓宦官　肅宗以王璵為相尚鬼神之事分遣女巫遍禱山川有巫者少年盛服乘傳而行中使隨之所至誅求與惡少十數輩横

行州縣至黃州左震為刺史晨至驛門扃戶不啟震命壞鏁而入曳巫斬階下惡少皆死籍其緡巨萬悉列于上曰臣已斬女巫請以所籍緡代貧民輸稅其中使送上臣請死朝廷奬慰之下詳驛二

虛館以待 **奪馬以聞** 上即管寧事詳館 高元裕以右補闕召道出商川會方士趙歸真擅乘驛馬元裕詆之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邪命左右奪之還具以聞

市健馬 **募駛足** 唐盧鈞拜為華州刺史關輔驛馬疲耗鈞為市健馬率三歲一易自是無乏事又王疑為商州刺史有治賦羨銀疑一無所受惟市馬以供驛用 劉晏字士安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

馳驛入奏 **飛驛達警** 唐温造使幽州還詔馳驛入奏 馬周建白置飛驛以達警急

江淹常宿 **黃丞見迎** 夢筆驛在應天府東八里治亭昔江淹常宿于此夢得彩筆 元稹昔日曾于

解縣飲酒有一人頻犯語令連飛十數觥因不勝逃去後奉使東川至褒城驛有黃明府見迎瞻其形容髣髴似識問其前銜即曩日逃席黃丞也有贈黃明府詩

隴道塢　驛前池　順帝記永和五年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丘　令元稹詩嚴秦修此驛兼漲驛前池

埋輪　籌筆　張綱傳漢安帝五年選遣八使狗行風俗綱獨埋其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籌筆驛在蜀路諸葛亮籌畫于此山水最秀

飛狐亭障　井陘烽燧　王霸傳建武十二年與杜茂治飛狐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馬成傳建武十四年代杜陵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高陽傳舍　潁川郵亭　列傳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食其黃霸守潁川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

驛四

原乘傳 傳置漢文帝召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給傳置注遺留也財與纔同傳置驛也

傳舍 公食 使車 驛騎 星軺軺車使車也 軍書

行人 供其乏困行李往來供其困乏 無憂客使左傳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

遄征遄往 載馳載驅 增赤白囊丙吉傳馭吏見驛吏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 赤幘續志驛馬三十里一置卒皆赤幘

御史知驛會要大歴中各以御史知驛遂稱使 十二辰堆會要開元十五年御史鄭審檢校兩京館驛令驛門前十二辰堆即審所創 水陸相兼六典駕部郎中

掌天下傳驛凡三十里一驛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九所水驛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陸驛八十六所水陸相兼

鈴聲郎當 詩話明皇幸上亭驛聞黃繙綽曰車上鈴聲頗似人語對曰似言三郎郎當故又言郎當

湖岸聞歌 酉陽雜俎劉元房宿湖岸驛中夜聞驛歌聲朝閲楹間有題曰爺孃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年手製衣上花今日為灰不堪著

草上煙 迂齋詩話河東馬舖有驛驛有善行舖卒名為草上烟有勢力使命常數程打過

陳橋擁立 陳橋驛在開封城北即擁立太祖處

飼馬宿隼 雜論孫樵云褒城驛昔為天下第一今有飼馬宿隼于堂凡所以汚敗室廬廢毀器物日益碎破不與曩類

以備招來 紹興六年以廣川奉真觀為來遠驛從市舶司之請以備招來諸國貢使

劉諫議院 金臺集劉黃昌平人歷遼金無能發潛德者天歷間昌平

驛官宮祺始奏
建劉諫議院

驛取至京　稗史彙編華亭沈昭陽善卜永樂中驛取至京太宗命于午門上布卦乃問英國公征南事昭陽占曰此大勝之兆時正午當得捷音其時果有飛檄至報安南平
上大悅賜鈔幣遣歸鄉里

驛五

增詩梁庾肩吾亂後經吴郵亭詩曰郵亭一回望風塵千里昬青袍異春草白馬即吴門獯戎鯁伊洛雜種亂軒轅輦道通關塞王城似太原休明鼎尚重秉禮國猶存殷牖爻雖賾尭城吏轉尊泣血悲東走横戈念北奔

方憑七廟畧誓雪五陵寃人事今如此天道共誰論
唐張說古泉驛詩曰昔聞陳仲子守義辭三公身傭妻
織屨樂亦在其中豈無窮賤苦羞與傾巧同長白臨河
上於陵入濟東我今行至此感歎古泉空　又深渡驛
詩曰旅宿青山夜荒庭白露秋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
流猿響寒巖樹螢移石驛樓他鄉對揺落併覺起離憂
宋之問至端州驛見杜五審言沈三佺期閻五朝隱
王二無競題壁慨然成咏詩曰逐臣北地承嚴譴調到

南中每相見豈意南中岐路多千山萬水分郷縣雲遥雨散各翻飛海闊天長音信稀處處山川同瘴癘自憐能得幾人歸　又題大庾嶺北驛詩曰陽月南飛雁傳聞至此廻我行殊未已何日復歸來江靜潮初落林昏瘴不開明朝望鄉處應見隴頭梅　王勃白下驛餞唐少府詩曰下驛窮交日昌亭旅十年相知何用早懷抱即依然浦樓低晩照鄉路隔風烟去去如何道長安在日邊　蘇頲曉發方騫驛詩曰傳置遠山蹊龍鍾蹴澗

泥片陰常作雨微照巳生霓鬢髮愁氛換心情險路迷方知向蜀老偏識子規啼　李白至鴨欄驛上白馬磯贈裴侍御詩曰側疊萬古石橫為白馬磯亂流若電轉舉棹揚珠輝臨驛卷緹幕升堂接繡衣情親不避馬為我解霜威　杜甫宿白沙驛詩曰水宿仍餘照人烟復此亭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青萬象皆春氣孤槎祇客星隨波無限好的的近南溟　李商隱籌筆驛詩曰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為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

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終不忝關張無命復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甫吟成恨有餘　元黃庚書山陰驛詩曰迢遞三山道重來感舊遊潮聲寒帶雨山色淡生秋寄驛通鄉信題詩記旅愁江湖十年客兩度到西州

范梈過三合驛詩曰一春歸計又蹉跎窮粵風光奈病何總有青山千萬疊行人長少鷓鴣多　薩都拉至龍潭驛詩曰野草山花知姓氏人生踪跡是浮萍帆御細雨空江白鳥沒長淮遠樹青今夜故人離水驛明朝

别酒盡沙瓶匆匆又入丹陽去暮鼓晨雞已候聽　又題茶陽驛詩曰白雲飛出山怒劈蒼峽裂幽谷濕晴雲絶壁灑飛雪萬折入滄海龍宫水晶闕簸揚美珠人冰簾挂寒月　又題揚州驛詩曰銀燭髙燒照不眠呼兒飲馬吸清泉寒砧萬户月如水塞雁一聲霜滿天金縷款歌來枕上銀瓶索酒到亭前明朝走馬燕山道羸得紅樓說少年　明劉基發安仁驛詩曰雞鳴發山驛天黒路彌險烟樹出猿聲風枝落螢㸃江秋氣轉炎嶂濕

雲難斂佇立山雨來客愁紛冉冉　又夜泊桐江驛詩曰伯夷清節太公功出處非邪豈必同不是雲臺興帝業桐江無用一絲風　汪廣洋登胥江驛亭詩曰小閣開簾望遠岑煖風晴日囀幽禽胥江流水清無底較比春愁一樣深　曾棨雋次江心驛詩曰清蹕初傳日未西鴻臚將引唱班齊營門風暖千旗動輦路雲香萬馬嘶草綠夜塘多是水雨晴沙道不成泥忽傳四鼓鑾輿發不寐時時聽曉雞　王守仁書草萍驛詩曰一戰功

成未足奇親征消息尚堪危邊方西北傅方警民力東南巳盡疲萬里秋風嘶甲馬千山斜日度旌旗小臣何爾馳驅急欲請回鑾罷六師

增記唐李勉滑州新驛記曰余命試光禄卿兼同州别駕裴萬以恪以幹俾主剞劂圬墁之工授其意曰無尚雕木之異無榮飾土之奇揆時勿奪詳費就簡惟疎楹棟將違暑也廣庭廡將達風也取寧體之用去娱目之奢彤彩為文刻斲像物有益勞費豈利蔭庥况玩巧蕩

神誇麗踰度乎　崔祐甫滑亭新驛碑陰記曰連帥尚書汧公為國垣翰于東土軍禮肅人謠興新其亭傳以待賓旅謀之有程設之有所力肆于悅巧悛于淫勿亟而成得其時制博敞高明倬其閈閎沈深奥容杳然其堂室　鄭就宋州重修五驛記曰我李父適守睢陽大軍頓其所資糧器械且靡闕一毫明年九月賊平我公念雁池泊會亭五驛前為賊熾焰所滌況沿河旁午豈可使頹屋不修乃劂材孱工未數月而畢其創匠輪奐

為客館之最

閭里一

增說文曰閭里門也　又曰里居也　爾雅曰巷門謂之閭　風俗通曰五家為軌十軌為里里者止也五十家共居止也　周禮曰太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三曰聽閭里以版圖　又曰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若國有大故則卿大夫各守其閭以待政令　又曰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以邦比之法五

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又曰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　毛詩曰將仲子兮無踰我里　尚書曰表厥宅里　禮記月令曰孟夏門閭無閉　淮南子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廻車

閭里二

增列子曰燕人生于燕長于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若里之社也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泣然而泣指隴曰此若先人之冢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皆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悲生更微　水經注曰齊景公欲更晏子宅辭曰敢煩里旅吾生則近市死豈易志因葬故宅後人名之曰清節里

漢書曰武帝以璽書敕樓船將軍楊僕曰將軍乗傳行塞因用歸家懐銀黄垂三組夸鄉里　又曰萬石君慶徙居平陵里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張湛為馮翊告歸平陵里望里門而步　後漢書曰荀淑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初荀氏舊里名西豪潁陰令渤海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因改其里曰高陽里　齊書曰劉繪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者所居名穢里繪嘲之曰君有

何穖而居穖里荅曰未審孔子有何闕而居闕里繪歎其辨速　南史曰花柏年漢中人常詣宋明帝因言及南海貪泉帝問年曰卿里中有此水否對曰臣漢中唯有文里武鄉廉泉讓水足以表名　唐書曰劉仁軌咸亨中進爵為公子及兄子授上柱國者三人州黨榮之號所居為樂城鄉三柱里　又曰劉知幾封居巢縣子鄉人以知幾兄弟六人進士及第文學知名改其鄉里為高陽鄉居巢里　又曰張嘉貞為相弟嘉祐為金吾

將軍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閭巷人號所居坊為鳴珂里

五代史曰鄧佑擢童子科弟吉擢三禮科改所居為揚名鄉兩秀里　宋史曰趙清獻公之里表曰故孝子太師趙清獻居其里曰孝悌里

閭里三

原五比為閭　五鄰為里上下俱詳前一　無閉　必步上詳前一

門閭溝渠必步　荀氏　䴎公上詳前二䴎公鑿井得銅　閭里　下車

內史石慶醉歸入里門不下車萬石君迴車聞之對案不食　曾參迴車勝母之里　式商容

式干木武王式商容閭魏文侯式段干木閭　仁為美　義不入里仁為美表閭賊不入閭事詳義感　聽以版圖　掌其刑禁俱詳前一　為聯為比　相愛相和上詳前一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愛相和　同里

閭左漢盧綰與高祖同里秦二世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　增三物　八刑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又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二曰不睦三曰不婣四曰不悌五曰不任六曰不卹七曰造言八曰亂民　義行見稱　豐約與共東漢王烈字彥方以義行見稱于鄉里有爭田者將質之于烈或至塗而反有

為盜者不辭刑罰勿使王彦方知晉中書何琦尚節豊約與鄉里共之

表正鄉閭 東漢陳寔字仲弓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者輙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

索居鄉里 南北朝餘干人陸襄少有大志與鄉里落落不合越州刺史趙政問之襄曰世降道衰人多趨利是以索居政深器之

高陽 **樂成** 上下俱詳前二

賢人里 **孝子鄉** 魏任旄字子旗樂安傅昌人漢末黃巾起到傅昌閭旄姓名曰夙聞任子旗天下賢人今作賊那可入其里邪 北史華秋事母以孝聞母喪負土成牆築廬側詔表其門閭後賊起往來于廬之左右咸相戒勿犯孝子鄉

揚名鄉 **累德里** 上詳前二 北史鈕因字孝政父母亡負土成墳墳前生麻一株其大合拱冬夏常青周孝帝表其閭擢授甘棠子士榮亦至孝父喪廬墓庭槐枯死服終還家槐復榮茂詔號所居為累德里

冠蓋里　巾車鄉 漢襄陽郡峴山南至宜城百里餘其間雕牆峻宇閭里塡列宣帝末至有卿士及刺史二千石數十人刺史行部見之敕縣名其里為冠蓋里　東漢馮異初在巾車鄉為漢兵所敗

賊那可入　君有何穢 即任旐事見前 下詳前二　月旦評

蒲葵扇 東漢汝南許劭與兄靖俱有髙名好覈論鄉里人物每月輙更其題　謝安邑子有蒲葵扇五萬安取其中者扇之價增數倍　鄭公鄉　趙公里 東漢鄭元字康成北海人元好學學徒至數千百人國相孔融深敬之令髙密縣為元特立一鄉曰鄭公鄉　下詳前二　光德里

調元鄉 唐博陵崔邠兄弟六人自始仕至貴達同居光德里一宅　宋李昉字明遠所居鄉曰調元鄉

秉鈞　錦里　楞里 張儀築益州城故錦瀾也號錦里　楞里子名疾髙誘曰其里有楞

樹故曰樗里然疾居渭南
陰鄉之樗里故號樗里子

尚冠

鳴珂

宣紀時會朝
請舍于尚冠
里　下
詳前二

弩矢先驅　衣繡晝行

史記司馬相如奏言
邛筰冉駹者可通為
郡縣上以為然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至蜀太守
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　魏志張允
為雍州刺史太祖曰還
鄉本州可謂衣繡晝行

持羊酒賀　分肉食均

史記
盧綰
豐人也與高祖同里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
祖綰壯學書又相愛也高祖起沛綰以客從入漢為將
軍後滅臧荼為燕王　又曰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
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
使平得宰天下
亦如是肉矣

素聞其賢　罕識其面

韋貫之或薦
之京兆尹李
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同里素聞其賢願識
之而進于上　五代崔棁遭世亂寓居滑臺不遊里巷

十餘年人罕識其面　栗里　薛曲陶淵明所居栗里兩山門有大石可坐數十人下即薛曲

繒事見坊　昭君村　綠珠江昭君生于陝州有昭君村綠珠生白州有綠珠江

原孔子恂恂　下惠由由孔子于鄉黨恂恂如也柳下惠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

敢煩更宅　何輕下步齊景公欲更晏子宅辭云後敢煩里旅注旅衆也

漢張湛字子孝罷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下步主簿曰明府位尊不宜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父母之國所當盡禮爾何謂輕哉　必式　必恭禮入里必式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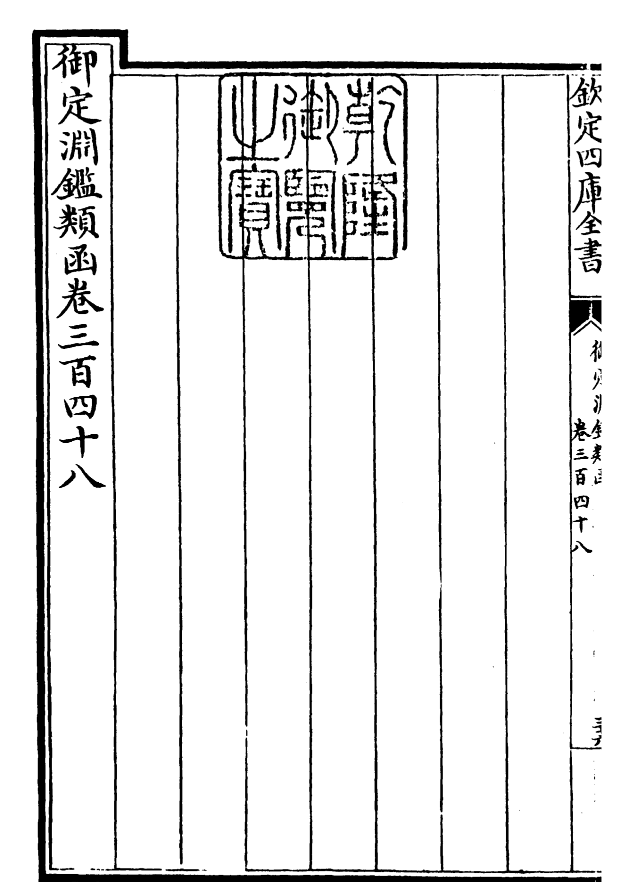
晉鄉入壺關　全節過元城唐苗晉卿字元輔潞州人為太守入壺關望縣門輙步行或問之荅曰公門當下況父母邦乎　五代馬全節初徙鄜晉後過元城衣白襴謁縣官鄉人以為榮

入里必趨　望門則步　史記萬石君徙居陵里少子內史慶及諸子入里門必趨至家下即張湛事見前注

反貽患苦　不宜剽殘　東坡志林司馬長卿始以汙行不齒于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亡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夷逄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旌旄之美使邦君負弩矢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意乎　唐李勣微時往從韋成翟讓為盜說之曰所居鄉里不宜自為剽殘

老窮不遺　守望相助　禮祭義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犯寡而弟達于州巷矣　孟子曰守望相助

示子孫不忘　與耆老相樂　王師範以青州父母所籍每縣令至具威儀入謁師範遣吏挾坐拜庭中乃出或諫不可曰吾示子孫不忘本也　司空圖每歲時祠禱歌舞圖于閭里耆老相樂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四十九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梅

謄錄監生臣黃熙純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四十九

居處部十 臺 壇 庭 庫藏 管鑰附

臺一

原劉熙釋名曰臺持也言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 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積土四方者 增毛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 又曰新臺有泚河水瀰瀰 原五經異義曰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囿臺

以觀鳥獸魚鱉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囿臺也 禮統曰夏為清臺商為神臺周為靈臺 老子曰九層之臺起于累土 增神鑿度曰庖羲氏建治于宛墟國宋陳留縣有八卦臺 史記曰趙武靈王建聚臺于邯鄲 又曰淮南王安立思仙臺 原又曰漢武帝起柏梁臺高數十丈 增又曰濟陰郡城陽有堯靈臺 後漢書曰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 東京記曰兗州有娥皇女英臺 原三輔故事曰

龍臺高六丈去豐水縣五里　三輔宮殿簿曰長樂宮有臨華臺神仙臺　楊龍驤洛陽記曰凌雲臺高二十三丈登之見孟津　增黄圖曰酸棗城西有韓王望臺　地理志曰北郡有之回臺　魏志曰建安十五年作金虎臺又作氷井臺　原又曰黄初六年築東廵臺七年築九華臺　晉宮闕名曰鄴有銅爵臺織室臺　增又曰晉有崇天臺　原鄴中記曰鄴城西北立臺皆因城為基趾中央名銅雀臺北則冰井臺　增述異記曰

會稽山中都郭門古宮存焉宮前有堯臺舜館　宋史曰太平興國二年築講武臺于城西之楊村　又曰慶元四年秘書省築渾儀臺高二丈一尺　實錄曰景泰元年築東直門外望京村墩臺　尚書曰散鹿臺之財　子虛賦曰靈王遊于雲夢之中息于荆臺之上　上林賦曰累臺增成　甘泉賦曰洪臺獨出　思玄賦曰聘王母于銀臺　長門賦曰覽曲臺之央央　文選曰綴平臺之逸響

臺二

原左傳曰夏后啓有鈞臺之饗　歸藏曰昔者夏后啓筮享神于晉之墟為作璿臺于水之陽　又曰享神于大陵而上鈞臺　增淮南子曰夏桀之時容臺振而掩覆　新序曰周文王作靈臺及于池沼澤及枯骨　晉束晳汲冢書抄云周武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　列子曰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以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王府

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山之上號曰中天之臺　原穆天子傳曰盛姬盛伯之子也盛國名天子賜之土姬之長乃為之臺是曰重璧之臺　山海經曰王母之山有軒轅臺射者不敢西向畏軒轅之臺　增拾遺記曰昭王時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謨王登崇霞之臺乃召二人處之　述征記曰周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明之臺一名宣昭之臺聚天下異木神工飾水精為泥臺高百丈升之以望雲色時有萇弘

能招致神異王登臺忽見二人乘空而至乘游飛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毛羽王即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為雪霜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口禁井池冰堅可啄又設狐腋素裘紫羆大褥是西域所至施于臺上又一人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臺下　左傳曰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　列仙傳曰簫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鵠穆

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簫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數年皆隨鳳飛去秦為作鳳女祠于雍宫時聞簫聲焉　史記曰晉平公置酒于施惠之臺　説苑曰晉平公使叔向聘于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亾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鼓鐘諸侯聞君

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皆異也于是平公乃

罷臺　原陳留風俗傳曰浚儀有師曠倉頡城城上有

列仙吹臺　增拾遺記曰晉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有

白鵶遶煙而噪或集子推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

高臺名思煙臺　韓詩外傳曰景公使人于楚楚王與

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

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樸椽不斲者猶以為

為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于是楚王蓋

悒如也　說苑曰齊威王游于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為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　原王孫子曰昔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

增述征記曰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以獻王王坐通雲臺亦云通霞之臺以龍膏為燈光耀百里煙色丹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也遥拜之燈以火浣布為纏山西有照石去石十里見人物之影如

鏡焉碎石片片皆能照人而廣方一丈則重一兩昭王舂此石于泥泥于通霞之臺與西王母游居此臺上常有鐘鼓琴瑟之鳴神光照耀如日月之出臺左右種恒春之樹葉如蓮花芬芳似桂花隨四時之色　述異記曰燕昭為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之為賢士臺亦謂之招賢臺　原左傳曰楚子成章華之臺以與諸侯落之　賈子曰翟王使使者之楚楚王欲誇之饗客章華之臺三休乃至于上　增家語曰楚王

將遊荆臺司馬子期諫王怒之令尹子西駕于殿下曰今荆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同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夫子期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也王曰善乃還　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諸御已曰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因歷陳天子諸侯不尊賢用諫身死國亡之事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巳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明

曰遂鮮層臺而罷民楚人歌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訖
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英華集曰九
思臺楚莊王樊姬墓也一名九里臺　淮南子曰令尹
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跣揖北面立于殿下曰
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
子具于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
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
能反　原陸賈新語曰楚靈王作乾谿之臺五百仞之

高欲登浮雲窺天文　增子虛賦曰楚王乃登雲陽之臺孟康云雲夢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也　列女傳曰貞姜者楚昭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夫人不去于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　原吳地記曰吳王闔閭十一年起臺于姑蘇山因山為名西向去國三十五里春夏遊焉後夫差復高而飾之越伐吳遂見焚太史公云余登

姑蘇望五湖五湖去此臺二十五里　增史記曰勾踐二十五年徙都瑯琊立觀臺以望東海　吳越春秋曰范蠡于東武山起游臺其上東南為司馬臺立層樓冠其山巔以為靈臺起離宮于淮陽中宿臺在于高平駕臺在于成丘苑于樂野燕臺在于石室齊臺在于襟山勾踐之出游也休息食于令廚　魏策曰梁惠王觴諸侯于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擇言曰昔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

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可無戒歟　原新序

曰魏襄王將欲為中天之臺許綰負鍤而入曰聞大王將為中天之臺願加一力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九千里其趾當方一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為臺趾王嘿然罷築者　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九成臺飲食必以鼓　增東京記曰魏硯子臺云是張儀家似硯也

史記曰始皇作瑯琊臺刻石頌德　原伏琛齊地記

曰秦始皇二十八年至瑯琊大樂之留三月作瑯琊臺
臺亦孤山也然高顯出于衆山之上　史記曰寡婦清
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葉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
其業用財自衛不見犯秦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女
築懷清臺　增三齊畧記曰禹城東南有蒲臺高八丈
秦始皇東遊海上于臺下縈蒲繫馬夾道數百步到今
蒲生縈委猶若有繫狀蒲似水楊而勁堪為箭　關輔
記曰建章宫北有涼風臺積水為樓長樂宫有魚池臺

酒池臺始皇造又有著室臺鬭雞走狗臺韓信射臺又未央有果臺東西山二臺未央宫有鈎弋臺通靈臺望鵠臺眺蟾臺桂臺商臺避風臺　原漢書曰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工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産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增又曰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黄頭郎推上天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即見鄧通夢中所見也　原嵩高山記曰山有玉女臺云漢武帝見三仙玉女因以名臺　增戴延

之西征記曰嵩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總名也武帝作登仙臺在少室山下　又曰揚州雷陂有臺高二丈南兖州記云即吴王濞之釣臺也

史記曰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孫卿言于帝曰仙人好樓居帝乃使卿持節候神作通天臺高三十丈雷雨悉在其下　洞冥記曰武帝起招仙之臺于明庭之北明庭宫者其臺之别名也于臺上撞碧玉之鐘挂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篪唱來雲依日之曲使臺下聽而不聞歌

管之聲　又曰神明臺祀仙人處有銅仙舒掌捧雲表之露　漢武内傳曰鉤弋夫人卒既殯尸香聞十餘里因葬之雲陵帝甚哀悼又疑其非常人乃發冢開視棺無屍唯衣履存焉乃起通靈臺于甘泉常有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止　飛燕外傳曰成帝于太液池中起爲瀛洲臺榭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縠無縫衫趙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裠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擊玉甌令后所愛侍女馮無方

吹笙以倚后歌　後漢書曰永平初以馬援女立為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于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于帝曰何不畫伏波像帝笑而不言　漢書曰王允為司徒及遷都關中允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至長安皆分別條上經籍具存允有力焉　又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于鄴十七年春悉召諸子登臺使各為賦臨淄侯植援筆立成原博物志曰江陵有臺甚大而惟一柱衆梁皆共此

柱　廣州記曰尉佗立臺以朝漢室圓基千步直峭百丈螺道登進頂上三畝朔望升拜號為朝臺　增洞冥記曰山中有韓夫人愁思臺望子陵也　李膺記曰市橋西二百步得相如舊宅今海安寺有琴臺故墟　兩京記曰東都城有流杯殿在麗春臺北有東西廊南至麗春臺北連弘徽殿南頭皆亭子間以山池殿上作漆渠九曲　東京記曰祥符縣西九里有岳臺圖經云昔魏王遥事霍山神築此臺禱于上因以為名　又曰汴

城上有列仙吹臺西有牧澤甬道二百里漢梁孝王所造今謂之隄赤城東有繁臺本吹臺也云蒼頡師子野所造後有繁姓居側因名焉西有崇山即顔率云蟬臺之下涉海之上是也　又曰洛州温明臺後漢世祖晝卧于此殿耿弇入造牀下勸帝即位處　原幽明録曰海中有金臺出水百丈結搆巧麗窮盡神工横光巖渚竦曜星漢　戴延之西征記曰官渡臺去青口驛六十里魏武所造也破袁紹于此　增長安志曰姚興集沙

門五十餘人有大道者五十人起造浮圖于永貴里立波若臺居須彌山四面有崇巖峻壁珍禽異獸木草精奇仙人佛像俱有人所未聞皆以為希奇　原鄴中記曰西臺高六十七丈上作銅鳳窗皆銅籠疏雲母幌日之初出乃流光照耀　增魏畧曰黄初五年文帝東行留郭后于永始臺霖雨城樓多壞有司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遊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迎而無符不去卒没今帝在遠未有急而移止奈何　述征記曰魏文帝

築臺高四十丈列燭置于臺下名曰燭臺逺望如列星之墜地以處美人薛靈芸焉　又曰魏明帝五年昆明國貢嗽金鳥帝將此鳥畜于靈禽之園飴以珍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以器服畏霜雪乃起小屋以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精為户牖使内外通光而風露恒隔宫人爭以鳥所吐之金用飾釵珮謂之辟寒金　又曰吴主以潘夫人為神女每與夫人遊昭宣之臺恣意幸適既盡酣醉吐于玉壺中使侍婢寫于臺下

得火齊指環即挂石榴枝上因其處起臺名曰環榴臺

洛陽伽藍記曰千秋門内道北有西遊園園中有凌雲臺即魏文帝所築者臺上有八角井高祖于此造涼風觀登之遠望目極洛川東有靈芝釣臺累木為之出于海中去地二十丈風生户牖雲起棟梁刻石為鯨魚背負釣臺既如從地踊出又似空中飛下釣臺凡四殿皆有飛閣向靈芝往來三伏之日皇帝在靈芝臺避暑

晉書曰涼張茂築臺約臺周輪八十餘堵其高九仞

武陵人閻曽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築臺姑藏今辛巖以曽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曽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曰今世難未夷唯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比年以來轉覺衆務日奢于往每所經營輕違雅度實非士民所望于明公茂曰吾過也命止作役　原益州記曰雁橋東有嚴君平卜處土臺高數丈也　荆州圖記曰江陵縣東有天井臺飛軒光昳背邑面河實郊鄽遊憩之佳處也

鄧明德南康記曰雩都君山上有玉臺方廣數丈周廻盡是白石柱自然石覆如瓦形也四面多松杉遥眺峩峩嚮像羽人之館風雨之後景氣明淨頗聞山上有鼓吹之聲山都木客為舞唱之節　增闗中記曰宫北有井幹臺高五十丈積木為樓言築累方木轉相交架如井幹　類書曰爾雅臺在夷陵州郭璞注爾雅于此　水經注曰固安縣金臺陂東西六十里南北五十步陂西北有釣臺高十丈方可四十步陂北十餘步有金臺金

臺上高東西八十步南北加減高十餘丈昔慕容垂之為范陽也戍之即斯臺也又有小金臺　又曰魏天師道埸東北舊有静輪宮魏神䴥四年造抑亦柏梁之流也臺高廣超出雲間欲令上延霄漢下絶囂浮　東京記曰夏州朔方郡赫連勃勃僭號築土起珍珠樓中天臺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赫連勃勃大破南凉傉檀并殺衆數萬以人頭為京觀號髑髏臺　北齊書曰文宣天保九年發丁匠三十萬人營三臺于鄴因其舊業而

高博之大起宫室及遊逸園至是三臺成改銅雀曰金鳳金虎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十一月登三臺御乾象殿朝宴羣臣並命賦詩　成都記曰蠡臺梁孝王所築于兎園中廻道似蠡因名之　太宗實録曰貞觀十九年十月班師次漢武臺餘基三成傍有祠室塋域率顧問侍臣對曰此是燕齊之士為漢武求仙之處其地俯臨大海長瀾接天岸多峻石奇怪之狀帝製文刻于石

唐書曰杜甫少與李白齊名嘗從白及高適過汴酒酣

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之測　舊紀曰會昌五年正月朔敕起望仙臺于南郊壇時道士趙歸真特承恩禮

杜陽編曰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譚池池中生玉碁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明　宋史曰雍熙四年内降手札來年有事東郊行籍田禮十月詳定所言舊禮于先農壇東立觀耕臺　又曰慶歴三年上閔雨露立殿廷御衣霑潤戊子雨輔臣稱賀辛卯築欽天臺于禁

中　成都記曰望鄉臺在明光殿西高八丈累塼作道通至臺上登迴眺究觀洛邑暨南望少室亦山丘之秀極也　帝京景物畧曰過沙河二十里至新井庵有松林陰一畝西數里柳林中有臺曰景梁臺土人立以思狄梁公　金臺集曰妝臺李妃所築今在昭明觀後妃嘗與章宗露坐上曰二人土上坐妃應聲曰一月日邊明上大悅　燕都遊覽志曰玉泉山有呂公巖下臨一潭廣丈餘山上有看花臺　歸潛志曰王爵字飛伯少

居釣臺潛心述作未嘗輕求人知李欽叔過釣臺得其所著賦及碑大驚遍薦于諸公自此去釣臺遊四方

元史曰世祖中統中于麗正門東七里建祭臺設昊天上帝皇地祇位自是國有大典禮皆即南郊告謝　又曰至元五年十月敕二分二至及聖誕節日祭星于司天臺　又曰至元三十一年五月祭紫微星于雲仙臺雲仙臺即今之望日臺　元掖庭記曰九引臺七夕乞巧之所至夕宮女登臺以五綵絲穿九孔針先完者為

得巧遲完者為輸巧各出資以贈得巧者　方輿記要曰晾鷹臺在縣西南二十五里高數丈周一頃元時遊獵多駐于此　明一統志曰釣魚臺在府西花園村臺下有泉涌出滙為池其水至冬不竭金人王爵隱此

臺三

原五仞　九層說苑曰楚莊王築五仞之臺　下詳前二　觀天　望月上詳前二郭子横洞冥記曰武帝升望月臺南端有三鵙羣飛俄而下臺帝悦之至夕鵙宿臺端　候日

揆星趙曄吳越春秋曰范蠡起遊臺于怪山以為靈臺仰視天文候日月之變怪　白虎通曰天子

立靈臺所以考天人之際察陰陽之會揆星度之驗

十成　九累　楚詞曰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尸子曰瑤臺九累而堯白屋

柏寢　匏居　韓子曰景公與晏子游少海登柏寢之臺而望其國曰美哉堂堂乎　國語曰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登焉曰臺美夫對曰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晏豆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臺民罷財盡數年而成諸侯莫至若君謂此美楚其殆矣賈逵注曰匏居高臺名

堯巡　夏亭　王韶之始興記曰含洭縣有堯山堯巡狩至于此立行臺也　下詳前二

記禮　藏書　漢書藝文志曰曲臺后蒼記九篇如淳注曰行禮射于曲臺后蒼為記故曰曲臺記　司馬彪續漢書曰靈臺者乃周家之所造臺也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所藏也

窺天　望海　上詳前一　伏琛齊地記曰平壽城西北八十里有平望亭亦古縣

也或云秦始皇為望海臺

銅雀　金鳳　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太祖乃于鄴作銅雀臺　漢武故事曰漸臺高三十丈南有壁門三層內殿階陛咸以玉為之鑄銅鳳凰高五丈飾以黃金棲屋上

戲馬　關雞　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曰彭城西南有項羽戲馬臺　郭緣生述征記曰廣陽門北有闘雞臺

慕許　懷清　戴延之西征記曰許昌城本許由所居也大城東北九重有許由臺高六丈廣三十步由恥聞堯讓而登此山邑人慕德故立此臺

一柱　百梁　下詳前二　上詳前二　漢書曰元鼎二年春起百梁臺服虔注曰用百梁作臺因名之

朝漢　望齊　上詳前二　史記曰趙武靈王為野臺以望齊中之境徐廣注曰野一作望

清泠　杇詣　酈道元注水經曰雎陽縣城中有掠馬臺臺東有曲池池東有一臺謂之清泠臺　張衡西京賦注曰杇詣承

光皆臺名　梁吹　蜀琴上下俱詳前二　越賀　蜀卜吳越春秋曰越王平吳後立賀臺于越蜀記廣漢郡有嚴君平卜臺　至日登　仲夏處傳曰日南至公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處臺榭　集鳳　呼鷹上詳前二劉表好鷹常登臺歌野鷹來曲　集鳥　狀虎御史府亦曰集鳥臺曲陽侯王根作漸臺狀西白虎　延士　妨農燕昭王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　傳宋皇國父為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功畢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黚實慰我心子罕聞之執朴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閭以避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君子謂子罕能分謗　望仙　思子上下俱詳前二　避風　矅漢上詳前二金臺竦矅星漢

經始 落成靈臺 章華臺 通靈 通天上詳前二 漢武臺名

臨高 望思古詩云思婦臨高臺 漢武帝立歸來望思之臺 上帝居 仙

人居玉臺上帝所居 瑤臺仙人所居 觀避丸 望扼腕晉靈公不君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者 潘岳西征賦曰望漸臺而扼腕王莽死于漸臺 增夏臺 齊臺夏桀囚湯于夏臺 淮南子曰庶女叫天雷霆下擊景公臺 嘯臺 吹臺阮嗣宗善嘯聲與琴諧陳留有阮公嘯臺 吹臺即繁臺也在開封府城南師曠建 瑤臺 玉臺桀為瓊宮瑤臺彈百姓之財 禮樂志曰遊閶闔觀玉臺 龍臺 鹿臺上下俱詳前二 曲臺

平臺列傳曰翼奉上疏孝文時未央宮有曲臺殿 梁孝王傳孝景時築東苑方二百餘里廣睢陽城七

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于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

鴻臺 **雞臺** 黃圖曰長樂宮有鴻臺秦始皇二十七年築帝常射飛鴻于臺上故號鴻臺 郡國志曰洛陽雞臺有劉曜試弩弓棚夕陽亭賈充出鎮長安百僚餞送于此

桂臺 **蘭臺** 黃圖曰昭帝始元元年穿林池廣千步池南起桂臺以望遠東引太液之水時命水嬉遊燕永日以文梓為船木蘭為杝刻飛燕翔鷁飾于船首隨風輕漾畢景忘歸起商臺于池上 唐高宗龍朔二年改秘書省曰蘭臺

青臺 **寒臺** 郡國志曰蒲州蚩尤城鳴條野禹娶塗山女思戀本國築臺以望之謂之青臺 又曰恒州野望臺趙武靈王以登高望野亦曰寒臺

麟臺 **鸞臺** 百官志曰垂拱元年改秘書省曰麟臺門下省曰鸞臺

厄臺 **愁臺** 厄臺在陳州世傳為孔子絕糧之所宋王禹偁嘗作銘 五代史曰明宗入汴莊宗

至萬勝鎮不得進與元行登道旁冢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冢名野人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因罷酒去

露臺 **雲臺** 長安志臨潼縣驪山東南三十里秦始皇露臺祠在焉不齋戒往者輒風雨迷道　漢明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

明臺 **涼臺** 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于賢也　裴度治第集賢里治石林叢綫垣幽勝作別墅具煖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

子午 **春秋** 王子年拾遺記曰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二人騰虛緣木揮斤斧于空中子時起工午時已畢秦人謂之子午臺又曰二客于子午之地各起一臺　述異記曰郭景純注爾雅臺今在夷陵縣又曲阜縣十里有孔子春秋臺

鬱孤 **凌歊** 鬱孤臺在贛州府治西南隆阜鬱然孤起唐刺史李勉登其上歎曰吾雖不及子牟而心懸魏闕一也　凌歊臺在太平府當塗縣

黃山之巔劉宋孝武帝南遊登此臺

妙高 **凌虛** 妙高臺在鎮江府城西北金山上了元建 凌虛臺在鳳翔府治東北宋陳希亮守郡時建

握日 **書雲** 拾遺記曰西王母與穆王遊于燧林之下王坐握日之臺參雲上可捫日 書雲臺在兖州府曲阜縣魯人以二至二分日登此望雲色以卜歲之豐凶

畫卦 **經星** 畫卦臺在汝寧府上蔡縣臺四周皆產著草近臺一水曰蔡溝舊有玄龜縞身素甲浮游其中 洞冥記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常有飛光如星集于臺上亦曰經星臺

九子 **八公** 黃圖曰神明臺上有九臺今謂之九子臺 郡國志亳州老子祠内有八公臺

閱馬 **翫龍** 水經注曰鄴漳水北有趙閱馬臺高五丈列觀其上石虎每講武于其下升觀以望之虎自于臺上放鳴鏑之矢以為軍騎出入之節 翫龍臺在葉縣即葉公畫龍處

講武

教農 地理志曰許州臨潁有講武臺本尚書臺馬融講書之地高宗大閱于此更名 坤鑿度曰神農帝建治于魯改女皇之大樂令樂臺在魯教農臺在頓

傳教　**觀象** 古三墳曰燧人氏有傳教之臺 兩京記曰東都闕北及南皆有觀象臺太史仰觀之處

集靈　**尋真** 舊紀曰天寶元年造長生殿名為集靈臺以祀天神 漢武內傳曰帝登尋真之臺齋至七月七日夜天西南白雲起少頃王母至

望母　**思妻** 水經注洧水南有鄭莊公望母臺 成都記曰思妻臺在梓潼縣五十里

白起　**韓信** 水經注曰長平城在上黨郡南秦壘在城西秦坑趙衆收頭顱築臺于此崔戎特起今乃號之曰白起臺 水經注安陽縣故隸漢中樊噲臺高五六丈又東南逕大城固北水北有韓信臺高十餘丈上容百許人相傳漢高祖齋七日置壇設九賓禮以禮拜信

伯牙　**仲連**

伯牙臺在嘉興府海鹽縣臺側有聞琴橋 仲連臺在東昌府城西北古聊城中

昭君 單于

昭君臺在興州山南漢掖庭待詔王嬙字昭君南郡秭歸人邑人憫昭君不回立臺以祭今有昭君村 漢武本紀曰帝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經千餘里威震匈奴

李陵 劉琦

李陵臺在大同府城西北古雲內州境陵鄉于此 劉琦臺在襄陽府治東即劉表子琦與諸葛武侯謀自安計登樓去梯處也

四知 九成

四知臺在昌邑為楊伯起建 九成臺在韶州府北城上太守狄咸宴蘇軾于此軾即席作銘自書刻石

厭氣 淩雲

厭氣臺在徐州豐縣城中秦始皇東遊以厭王氣因築此臺 述征記曰魏明帝起淩雲臺躬自掘土羣工皆負畚鍤時陰寒役者多死高堂隆等諫之不聽累年而畢

靈武 華陽

靈武

臺在慶陽府環縣舊屬靈武郡唐肅宗即位于此天中記曰荆軻與太子游東宮池軻拾瓦投鼃太子捧金九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太子與樊將軍置酒于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手以玉盤盛之

草玄　翻經　草玄臺在成都府治西南揚雄宅翻經臺在九江府東林寺宋謝靈運翻經于此

造字　說經　造字臺在開封府城北世傳蒼頡造字之所說經臺在盩厔縣即關尹喜迎老聃說道德經處晉惠帝植木萬株連亘七里

視草　授經　漢明帝敕蘭臺給筆札使賈逵作神雀頌故事玉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廵臺而坐授經臺在鳳翔府城南尹喜受老子五千言退而書此

縹緲　逍遙　縹緲臺在繁昌治後下瞰大江逍遙臺在臨淮莊子墓側唐刺史梁廷嗣造

玉鏡　瓊花　玉鏡臺在三水胥江上酒家環列多當鑪者

瓊花臺在揚州府城東蕃釐觀內花自唐人植天下獨一株元時朽以八仙補之

夜香　雨花

夜香臺在懷慶府濟源縣宋令陳省華妻馮氏于此焚夜香禱曰不求金玉富但願子孫賢後三子皆為名臣　雨花臺在長干里南梁武帝時有靈光法師講經于此感天雨花天厨獻食因築臺

挂劒　釣龍

挂劒臺在東阿張秋城南相傳吴季札弔徐君處以括地志考之在泗州徐城者為是然墓旁挂劒草亦奇跡也草形似劒可以愈疾　釣龍臺在福州府釣臺山下有石刻曰全閩第一江山越王餘善釣龍處

千秋　八景

千秋臺在真定府高邑縣漢光武至鄗因諸將請築臺即位于此　八景臺在長沙府城西宋嘉祐中築八景曰瀟湘夜雨洞庭秋月遠浦歸帆平沙落雁烟寺晩鐘漁村夕照山市晴嵐江天暮雪

歌風　粘雨

歌風臺在徐州沛縣東南泗水西岸漢高祖征英布還宴父老

于此有大風之歌後人因以名臺　拾遺記曰石虎于太極殿前起樓高四十丈名曰芳塵臺上有銅龍腹容數百斛酒使胡人于樓上噉酒風至望之如露曰粘雨臺用以灑塵樓上戲笑之聲音震空中

龍虎

鳳凰　龍虎臺在居庸關臺廣二里袤三里與積粟山相峙有龍盤虎踞之狀故名　鳳凰臺故趾在江寧縣治南鳳凰山劉宋元嘉中王觀見異鳥集此山時謂鳳凰遂築臺其上故名

八風九日

王莽起八風臺以別四方之風蓋欲求神仙也臺成費萬金　九日臺在應天城北世呼為松陵罔齊武帝九月九日宴羣臣于此

落帽　濯纓

落帽臺在荆州龍山晉孟嘉落帽處　濯纓臺在荆州監利縣北相傳楚屈原于此濯纓

見孟任　寵西施

左莊三十二年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　吳越乃進西施請退軍吳王許之吳王夫差破越

王既得西施甚寵之為築姑蘇臺高三百丈游宴其上子胥諫曰吾恐姑蘇臺不久為麋鹿之遊矣

兩觀 三歸 兩觀臺在兖州曲阜縣魯城内孔子誅少正卯于兩觀之下即此 三歸臺在兖州東阿縣西世傳為管仲築

賣漿 醒酒 賣漿臺在真定府棗強縣北相傳姜太公未達時嘗賣漿于此 醒酒臺在懷慶府修武縣東北百家巖前巨石是也乃晉劉伶醒酒處

鬬雞走狗 望鵲瞻蟾 漢長樂宮中有鬬雞臺走狗臺未央宮中有望鵲臺瞻蟾臺

子陵垂釣 伯奇撫琴 釣臺在嚴州富春山東西二臺各高約數百丈東漢嚴子陵垂釣處 撫琴臺在瀘州城北尹吉甫子伯奇被後母譖于此臺撫琴作履霜操以自悲

絃歌 金石 絃歌臺在東昌府武城縣西十里上有子游祠 金石臺在江西撫州城西有名峯五第一峯獨高餘五峯差小名金石

臺與四峯聯屬後石洲水流其中故時有金石臺分丞相出之語宋晏殊王安石相繼拜相人以為應

絳帳　青陵　絳帳臺在荆州城西南漢馬融教授之所彤管新編韓憑為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舍人築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遂自縊死韓亦死

測景　望氣　測景臺在河南府登封縣東南古陽城縣內周公定此地為中土立土圭測日影以驗四時　望氣臺在靈寶關令尹喜見紫氣丈餘飛入關曰必有異人過此翼日老子駕青牛至後乃築臺

鑄鼎　吹笙　岳州君山有軒轅臺一名鑄鼎臺黃帝鑄鼎荆山下鼎成騎龍上昇　吹笙臺在溫州府城南相傳王子晉吹笙處

獲麟　判虎　獲麟臺在兖州鉅野縣東南即西狩獲麟之所後人于此築臺　判虎臺在鳳陽定遠縣治後相傳宋包拯為縣令虎傷人捕虎繫臺前判之

曝書　吟詩　曝書臺在兖州

鄚縣治東南相傳子思曝書于此 保定府易州大寧山有吟詩臺相傳五代時馮道吟詩于此

望風 觀星 洞冥記曰太初二年起甘泉望風臺于臺上得珠望之如照月因名照月珠 故宮遺錄厚載門東有觀星臺臺旁有雪柳萬株

黃鳥銜書 郡國志曰許州有丹書臺魏文帝受禪有黃鳥銜丹書築此臺

馴鹿產女 鹿女臺在泰州城內昔有王仙翁居山中見馴鹿產女于草莽中挈養于菴鹿來乳之後十六載仙翁築臺居之

散金 受珠 散金臺在沂州即二疏散金處 述異記曰始皇至東海海神捧珠獻于帝前今海畔有始皇受珠臺

月影 瑤光 西京雜記漢掖臺有月影臺 金史志瓊花苑有瑤光臺

聚燕 晾鷹 帝京景物畧蕃育東南二十里有阜高一丈廣三四十丈曰聚燕臺歲秋社燕辭巢日必各將其雛數千百聚此臺呢喃一二日然

後分翔而去　明一統志南海子在京城南二十里舊為下馬飛放泊内有晾鷹臺

射雉　釣魚

國史地理志曰單州單父有宓子賤琴臺澶州濮陽有昆吾臺滄州南皮有魏文射雉臺　温陽紀畧釣魚臺在懷柔縣西三里山水殊勝澗流至此廣丈餘橫板橋以渡東南一望烟渚村樹彷彿江鄉

歇馬　望麟

長安客話歇馬臺故址在寶坻縣南五十里相傳金章宗駐蹕處　郡國志曰曹州麟城南有望麟臺園客祠庭種香草有五色神蛾得大繭絲六十里始盡處

讀書　梳妝

郡國志曰鄧州皇后城即迎陰后處城西張平子讀書之臺　堯山堂縣記金章宗為李宸妃建梳妝臺于都城西北隅今禁中瓊花島妝臺本金故物也日為遼后梳妝臺誤

畢昴　章黄

述征記曰魏文帝黄星炳夜乃起畢昴臺以記星　章黄臺據章黄二水之會與鬱孤甲乙稱雄趙抃所建

問廣

成

訪安期 鈞天臺在鄭縣相傳黃帝問道廣成子駐蹕于此聞奏鈞天之樂故名 幸臺在萊州府城南門漢武帝訪安期生登此碑刻尚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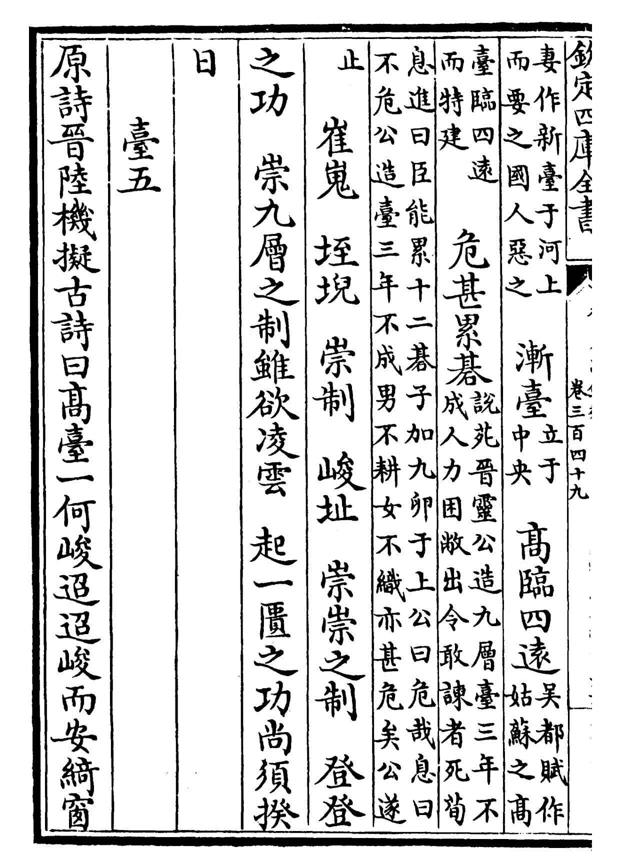
周公黃石 水經注魯縣周公臺高五丈周五十步臺南四里許則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又曰陽穀有黃山臺黃石公與張子房期處

連弩發箭 李元諒傳曰正元中節度隴右築連弩臺遠烽候為守備西戎憚之 名勝志金章宗游獵處有發箭臺

臺四

原春臺 衆人熙熙如登春臺 **陽臺** 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蘭臺** 良史下筆不能自休

容臺 書式商容之閭索隱云商禮樂官知禮容故禮部太常稱容臺 **新臺** 衛宣公納伋之



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　漸臺立于中央　高臨四遠吳都賦作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　危甚累碁說苑晉靈公造九層臺三年不成人力困敝出令敢諫者死荀息進曰臣能累十二碁子加九卵于上公曰危哉息曰不危公造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亦甚危矣公遂止　崔嵬　垤堄　崇制　峻址　崇崇之制　登登之功　崇九層之制雖欲凌雲　起一匱之功尚須揆日

臺五

原詩晉陸機擬古詩曰高臺一何峻迢迢峻而安綺窗

出塵冥飛階躡雲端佳人撫瑤瑟纖手清且閑芳音隨風結哀響馥若蘭玉容誰能顧傾城在一彈　梁簡文帝琴臺詩曰荒階踐昔徑復愁鳴琴游音容萬春態高名千載留弱枝生古樹舊石染新流由來遞相歎逝川終不收　庾肩吾過建昌故臺詩曰魯國觀遺殿韓城想舊臺仲宣原隰滿子建悲風來夏蓮猶反植秋𢡖尚左開圖雲仍溜雨畫水即生苔及君歡四望知余念七哀　陳祖孫登宮殿名登高臺詩曰獨有相思意聊敞

鳳凰臺蓮披香稍上月明光正來離鶴將雲散飛花似雪廻遥想竹林友前窗夜夜開　增唐太宗登三臺言志詩曰未央初壯漢阿房昔侈秦在危猶騁麗居奢遂役人豈如家四海日宇罄朝倫扇天裁户舊砌地剪基新引月擘霄桂飄雲逼曙鱗露除光炫玉霜闕映雕銀舞接花梁燕歌迎鳥路塵鏡池波太液莊苑麗宜春作異甘泉日傳非路寢宸念勞懃逸已居曠及勞神所欣成大厦宏材佇渭濱　玄宗春臺望詩曰暇景屬三春

高臺聊四望目極千里際山川一何壯太華見重巖終南分疊嶂郊原紛綺錯參差多異狀佳氣滿通溝遲步入綺樓初鶯一一鳴紅樹歸雁遲遲去綠洲太液池中下黄鶴昆明水上映牽牛聞道漢家全盛日别館離宫趣非一甘泉逶迤亘明光五柞連延接未央周廬徼道縱横轉飛閣廻軒左右長須念作勞居者逸勿言我後焉能恤為想雄豪壯栢梁何如畢儉安茅室陽烏黯黯向山沈夕鳥喧喧入上林薄暮賞餘回鳳輦還念中人

罷百金　盧照鄰相如琴臺詩曰聞有雍容地千年無四鄰園院風烟古池臺松檟春雲疑作賦客月似聽琴人寂寂鳥啼處空傷遊子神　又文翁講臺詩曰錦里淹中館岷山稷下亭空梁無燕雀古壁有丹青槐落猶疑市苔深不辨銘良哉二千石江漢表遺靈　岑參司馬相如琴臺詩曰相如琴臺古人去臺亦空臺上寒蕭條至今多悲風荒臺漢時月色與舊時同　又文翁講臺詩曰文翁不可見空使蜀人傳講席何時散高臺豈

復全豐碑文字滅㝠㝠不知年　又揚雄草玄臺詩曰吾悲子雲居寂寞人已去娟娟西江月猶照草玄處精怪憙無人雎盱藏老樹　高適登子賤琴臺詩曰宓子昔為政鳴琴登此臺琴和人亦閑千載稱其才臨眺忽悽愴人琴安在哉悠悠此天壤惟有頌聲來　褚亮臨高臺詩曰高臺暫俯臨飛翼聳輕音浮光隨日度漾影逐波深迴瞰周平野開懷暢遠襟獨此三休上還傷千里心　王維臨高臺送黎拾遺詩曰相送臨高臺川原

沓何極日暮飛鳥還行人去不息　又登裴廸秀才小臺詩曰端居不出户滿目望雲山落日鳥邊下秋原人外閒遥知遠林際不見此簷間好客多乘月應門莫上關　沈佺期臨高臺詩曰高臺臨廣陌車馬紛相續回首思舊鄉雲山亂心曲遠望河流緩周看原埜緑向夕林鳥還憂來飛景促　宋之問登粤王臺詩曰江上越王臺登高望幾回南溟天外合北户日邊開地濕烟常起山晴雨半來冬花朱盧橘夏果摘楊梅跡類虞翻枉

人非賈誼才歸心不可見白髮重相催　張九齡登古陽臺詩曰庭樹日衰颯風霜未云已雋言遣憂思乘興求相似楚國玆故都蘭臺有餘址傳聞襄王世仍立巫山祀方此全盛時豈無嬋娟子色荒神女至魂蕩宮觀裏蔓草今如積朝雲為誰起　李白凌歊臺詩曰曠望登古臺臺高極人目疊嶂列遥空雜花間平陸閒雲入窻牖野翠生松竹欲覽碑上文苔侵豈堪讀　又登金陵鳳凰臺詩曰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

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又蘇臺懷古詩曰舊苑荒臺楊柳新采菱歌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

杜甫相如琴臺詩曰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裠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

劉長卿秋日登吳公臺上寺遠眺詩曰古臺揺落後秋入望鄉心野寺來人少寒峰隔水深夕陽依舊壘寒

磬滿空林惆悵南朝事長江獨至今　張繼題嚴陵釣臺詩曰舊隱人如在清風亦似秋客星沈夜壑釣石俯春流鳥向喬枝聚魚依淺瀨游古來芳餌下誰是不吞鈎　包融阮公嘯臺詩曰荒臺森荆棘蒙龍無上路傳是古人跡阮公長嘯處至今清風在時時動林樹逝者昔已遠升攀想遺趣靜然荒榛間久之若有晤靈光未歇滅千載知仰慕　歐陽詹題嚴光釣臺詩曰弭棹歷塵跡悄然闗我情伊無昔時節豈有今時名辭貴不辭

賤是心誰復行欽哉此溪曲永獨古風清　許渾凌歊臺詩曰宋祖髙臺樂未迴三千歌舞宿層臺湘潭雲盡暮烟出巴蜀雪消春水來行殿有基荒薺合寢園無主野棠開百年應作萬年計巖上古碑空綠苔　李商隱青陵臺詩曰青陵臺畔日光斜萬古貞魂倚暮霞莫許韓憑為蛺蝶等閒飛上别枝花　曹鄴姑蘇臺詩曰吳宫酒未銷又宴姑蘇臺美人和淚去半夜閶門開相對正歌舞笑中聞鼓鼙星散九重門血流十二街一去成

萬古臺晝人不回時聞田野中拾得黃金釵　温庭筠
登盧氏臺詩曰勝地當通邑前山有故居臺高秋晝出
林斷野無餘露白鳴蛩急天晴度雁疎由來放懐地非
獨在吾廬　張喬題賈島吟詩臺詩曰吟魂不復游臺
亦似荒丘一徑草中出長江天外流瞑烟寒鳥集殘月
夜蟲愁願得生禾黍鋤平恨即休　羅鄴凌敲臺詩曰
高臺今古竟長閑因想興亾自慘顔四海已歸新雨露
六朝空認舊江山槎翹獨鳥汀洲畔風亞荒榛雪浪間

好是輪蹄来往便誰人不向此躋攀　又望仙臺詩曰千金壘土望三山望鶴無踪羽衛還若説神仙求便得茂陵何事隔人間　羅隱姑蘇臺詩曰讓髙泰伯開基日賢見延陵復命時未會子孫因底事假崇臺榭爲西施　宋蘇軾章貢臺詩曰濤頭寂寞打城還章貢臺前暮靄寒倦客登臨無限意孤雲落日是長安　黄魯直題大雪寺觀臺詩曰痩藤拄破風烟上乞與游人眼豁開不知眼界闊多少白鳥飛盡青天回　朱子登定王

臺詩曰寂寞番君後光華帝子來千年餘故國萬事只空臺日月東西見湖山表裏開從知爽鳩樂莫作雍門哀　楊廷秀朝漢臺詩曰榕樹梢頭訪古臺下看碧海一瓊杯越王歌舞春風地今日春風獨自來　元元好問光武臺詩曰東南地上游荆楚兵四衝游子十月來登髙送長鴻當年赤帝孫提劒起蒿蓬一顧滍水斷再顧新都空雷霆萬萬古青天看飛龍歸然此遺臺落日荒烟重誰見經綸初指揮走羣雄白水日夜東石麟幾

秋風空餘廣武歎無復雲臺功　又聚仙臺夜飲詩曰永夜留歡席高懐遠市塵月涼衣有露風細水生鱗鄉社情親舊仙臺姓字新殷勤詩卷在長記座中人　又銅雀臺瓦硯詩曰愛惜鉛華洗又看畫棡桂樹雨聲寒千年不作鴛鴦去換得書生笑老瞞　吴澄歌風臺詩曰黄屋巍巍萬乘尊千秋遊子故鄉魂韓彭自取夷三族平勃那堪托後昆湛露迄今王迹息大風終古霸心存當時儘自規模遠誰起河汾與細論　薩都拉鳳凰

臺為御史大夫易釋董公同賦詩曰六朝歌舞豪華歇商女猶能唱後庭千載江山圍故國幾番風雨入空城鳳凰飛去梧桐老燕子歸來楊柳青白面書生空弔古日陪驄馬繡衣行　又宿青陽雲松臺詩曰縣門遥接九華山日月天開圖畫看雲氣曉連銅柱濕翠光晴鎖硯池寒人間官府紅塵馬天上神仙白玉盤高卧雲松定何日仰攀北斗夜闌干　周權再次邵本初韻釣臺詩曰羊裘人已遠猶説漢江山不為三公貴輕拋半日

閑遺臺蒼樹杪清瀨白雲灣千載惟鷗鳥相看不厚顏

揭徯斯歌風臺和李提舉韻詩曰萬乘東歸火德開漢皇曾此宴高臺沛中父老謳歌入海内英雄倒載廻湯沐空餘清泗在風雲猶似翠華來穹碑立斷蒼崖上靜閱人間幾刼灰　黄溍題雪竇妙高臺詩曰偶為清遊宿梵宮凌晨試上最高峰水翻雪色寒猶落雲逺丹光遠更重舊有一僧能跨虎近聞三洞盡藏龍下方車馬應難到烟際惟聽日暮鐘　明張羽姑蘇臺詩曰荒

臺獨上故城西輦路淒涼草樹迷廢塜已無金虎踞壞牆時有夜烏啼釆香逕斷來麋鹿響屧廊空變蒺藜欲弔伍員何處是淡烟斜日不堪題

原賦魏文帝登臺賦序曰建安十七年春游西園登銅雀臺命余兄弟並作其詞曰登高臺以騁望好靈雀之麗嫺飛閣崛其特起層樓儼以承天步逍遥以容與聊游目于西山溪谷紆以交錯草木鬱其相連風飄飄而吹衣鳥飛鳴而過前申躊躇以周覽臨城隅之通川

曹植登臺賦曰從明后而嬉游聊登臺以娱情見天府之廣開覩聖德之所營建高殿之嵯峩浮雙闕乎太清立冲天之華觀連飛閣乎西城臨漳川之長流望衆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聽百鳥之悲鳴天工坦其既立家願得而獲呈揚仁化于宇内盡肅恭于上京惟桓文之為盛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皇家寧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齊日月之輝光　晉陸機登臺賦曰永寧中廵幸鄴宫三臺登高有感乃作賦曰爾

乃佇眄瑶軒流目綺寮中原方華綠葉振翹歷玉陛而
容與步蘭堂以逍遥曲房縈而窈眇長廊邈而蕭條于
是聊樂近遊薄言儴佯綺疏列于東序朱户立于西廂
感舊物之咸存悲昔人之云亡憑虛檻而遠想審歷命
于斯堂于是精疲游倦白日藏輝鄙春登之有情悪荆
臺之忘歸聊弭節而傌言悵將逝而徘徊 孫楚韓王
臺賦曰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訪諸故老云
韓王聽訟觀也望韓王之故臺尋往代之所營雙闕碣

以峻峙貫雲氣而上征歷千載而特立顯妙觀于太清薄邯鄲之叢臺陋楚國之章華邈岧嶤以亢極豈岑樓之能加至乃宮觀弘敞增臺隱天伐文梓于萬仞發玉石于三泉優唱角烏烏之聲蛾眉戲白雪之舞紛淫衍以低仰翳修袖而容與　盧諶登鄴臺賦曰顯陽隗其顛隧文昌鞠而為墟銅雀隕于臺側洪鍾寢于兩除奚帝王之靈宇為狐兔之攸居　增唐鮑防閶津臺賦曰惟歲臨于甲午予經蔡以游陳見巋然之故臺沒路隅

之荒榛側聞夫子于此問津敢問夫子何負于人淒淒夫子曾不容身乃泫然而出涕聊托詞以自申已矣夫子時乎時乎進皆鳥獸之羣退異沮溺之徒霜雪昏其大澤荆棘穢其通衢撫川陸之嶮難憫人世之崎嶇

范榮測景臺賦曰大聖崇業萬象潛通據河洛之要創造化之功建以黃壤亘以紫宮左輔伊闕右連轘嵩銀臺比而可擬瀛壺方而詎同掩扶桑于日域包蓬萊于海濛式均霜露之氣以分天地之中于是仰玄穹之文

俯黄壤之理下壓坤德上羅乾緯盍形象物既不假于銀衡司刻探元何必邀夫銅史　又曰瞻彼古臺揆日爰設載徵經始之旨將測運行之節天地之心可見風雨之交既别玉律非先土圭是揭以徵陰陽之短長以察浮膠之晷轍　又觀風臺賦曰我天子德廣虞夏業傳髙曾展義之心攸克觀風之禮必登故臺之用也斯建臺之名也是弘然後度材比德奢而不盈興工俾役儉而不陋萬物是集百工是湊從繩罔愆運斤以鬬欹

以山立揭馬雲構及夫西成罷務北陸將寒霜封原隰雲蔽峰巒金輿斯御緤仗礿攢寧侈心以攸往必風俗之所觀設教陳詩事必彰于禮備承天統物政本在于人安　楊系通天臺賦曰伊昔炎漢功高化洪樂率土之暨阜築通天而且崇初一簣之發地終百尋以隱空構之梗梓飾以丹紅浮彩外鑠流光内融赫兮烜兮獨出烟雲之表壯矣麗矣迥標天地之中柏梁不同井榦非匹孝武皇帝紿祚邮肎登眺遠騁高揖八極俯窺萬

井拂軒楯之宛虹步簷楹之倒影乃言曰可以臨萬國可以遊九垓凡厥層構莫先斯臺窺地底以谿險𣲖天門以崔嵬謂四夷不遐將拓跡以開統見百神咸在則祈褫而禳災既玉女之下視復金烏之上迴　張良器

集靈臺賦曰大造之德曰生大君之位曰寶未有離于兆庶而復謂之至德願獻華封之壽上祝唐堯之盛股肱爲良元首作聖用壯辟雍之美乃經靈臺之政豈必沐咸池陵倒景脫屣乎寓縣棲真乎絶嶺屆中天之峻

極從化人兮習靜然後居無何之鄉去有為之境者也

于是情冥具一作其懲德貴惟恒可大可久不騫不崩動

植風靡雍熙日弘宜其四溟式晏而人和年豐　又烏

臺賦曰士有利于鴻漸者覩乎憲臺降太液邇蓬萊風

威四警霜氣傷催地疏曹而獨秀居對禁而分開提綱

必理舉職惟材門凌晨而豸出樹夕陽而烏來旌良表

正癉惡繩回乍以飛騫淒其凝矣時為搏擊吁可畏哉

唐續玉葉叢臣惟掊法省應劉臺兼貟薛昂涼階宇奮

迅霜雪耿獨坐而情雄邈羣司而位絶稠人廣衆望影而䰟褫暴黨姦雄睹形而膽折豈徒以聳動寮寀逡巡朝列儻吾道之將行庻從兹而振節　陸贄登春臺賦曰春發生以煦物臺居高而處明俯而望焉舒郁郁之和氣登而樂也暢怡怡之遠情觸類斯感衆芳俱榮風出谷以天霽雲歸山而景晴俛視平臯傍臨遠嶠窮漢兆以周覽匝秦城而迴眺林巒彩翠浮佳氣于遥天宫觀參差麗飛甍于夕照　又傷望思臺賦曰當武帝之

季年德不勝而耄及浮誕之士疊至詭怪之巫繼集忠見疑而莫售讒因隙而競入忌嗜欲之生疾意巫詛而是因將搜蠱以滌灾縱庸瑣之姦臣嫌何微而莫別究雖毒而奚申搆儲后以挂殃引具寮與齊人旋激怒而誅充竟奔湖而滅身異哉漢后因奸邪之是誘俾冢嗣而罹咎彼傷魂之冥冥故築臺其何有嗟爾戾嗣盍入明以見志遠興戈而自棄諒君父之是叛雖竄身其焉寘

張式燕昭王築黃金臺賦曰昔銅雀創于鄴都陽

臺起于荊國聳高麗之殊觀備珍奇而盡飭徒竭用而殫人自矜豪而逞力洎夫遺情繐帳徒愴淫心結夢巫山空資穢徳豈同夫處成經始所寶惟賢初假物以求士終得魚而忘筌不然者烏將棲于茂樹魚自躍以深淵臣亦效誠于大國人誰遠仕于弱燕及夫劇辛不召而至樂毅無媒而萃咸委質而納忠願長逐而騁驥然則賢為强國之器臺實招賢之餌　任公叔登姑蘇臺賦曰吾聞周道既衰諸侯狎主中無霸王蠻戎振旅始

闔閭以伸威終夫差以極武左與勁越同壤右與強楚為鄰內有高臺之築外有遠略之勤積如莽而暴骨亦如雌而視人是以疆場日駭板築未弭方五載而厥成造中天而特起因土累以臺高宛岳立而山峙徘徊舊德惆悵前聞試游目于寥廓曾巋然而參雲聽逆虐而翳諫竟麋鹿而為羣高天放曠平湖決漭奕奕孤嶼茫茫極浦悲早雁于海風嘯寒鷗于江雨

張鼎銅雀臺賦曰六府垂象制文昌之廣殿百工獻藝造銅雀之高

臺壯閭闔于昭回軼沆瀣于烟埃俯臨而漳滏水合仰覩而宇宙天開返道截梁兮漫延紅移縞壁兮徘徊連雙闕于日表飛累榭于雲隈岧如五岳干霄而岌立對若三山出海而崔嵬金雀踶甍而欲翥玉螭盤柱而將迴召詞人于華屋留舞客于瑶杯登高必賦無遠不該

原銘後漢李尤雲臺銘曰周氏舊居惟漢襲因崇臺增峻上擬蒼雲垂示億載俾率舊章人修其行而國其昌

增唐呂温望思臺銘曰人倫大統天性是寶雖曰自

然亦資斧藻漢皇父子一失其道四海為家不能相保
荒臺歸而千古之悲悔目空斷寃魂不歸疑生于徼禍
積于基茍有明義誰其間之嗣維邦本本動邦危於乎
後王鑒兹在兹
增記宋蘇軾凌虚臺記曰物之興廢成毁不可得而知
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
時豈知有凌虚臺邪廢興成毁相尋于無窮則臺之復
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甞試與公登髙而望其東則秦

穆之祈年槖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于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彷彿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榛丘墟隴畝久矣而況于此臺歟　又超然臺記曰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游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

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于物之外也

壇一

增說文曰壇祭場也　尚書注曰築土曰壇除地曰墠　左傳曰鄭伯如楚舍不為壇子産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茍舍而已焉用作壇　漢書曰甘泉泰時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　後漢書曰圜壇八陛方壇四陛　金史禮志曰大定七年建社稷壇于中都壇南栽栗以

表之　又曰明昌五年為壇于景風門外東南歲以立春後丑日祀風師又為壇于端禮門外西南以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是日祭雷師于位下　元史曰大德元年正月建五福太乙神壇時　又曰至元中田忠良請建太社于朝右建郊壇于國南　又曰至元中大司農請于立春後丑日祭風師于南北郊立夏後申日祭雷雨師于西南郊延祐五年乃即二郊定立壇壝之制　又曰先農之祀始自至元九年武宗至大三年從大司農

請建農蠶二壇

壇二

原管子曰桓公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賔須無皆差肩而立　莊子曰孔子遊乎淄帷之林休坐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終有漁父者下船而來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子路曰魯之君子也

增雜記曰孔子出東門過故杏壇曰兹臧文仲誓盟之

壇也睹物思人命琴而歌　原新序曰秦欲伐楚使往
觀楚王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問焉恤對曰此觀
吾國之得失而圖之寶器于賢臣夫珠玉玩好之物非
國之重寶也遂使恤發精兵三百人陳于西門之内為
東面之壇一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恤曰貴客也請
就上位　增洞冥記曰東方朔得神馬一匹高九尺武
帝問朔是何獸也朔曰王母乘靈光之輦適東海王公
税此馬于芝田臣之王公之壇因騎此馬繞日三匝入

漢關門猶未掩　帝王世紀曰雍初有五時壇漢武獲麟處　原徐靈期南岳記曰南岳山上有飛壇懸水激石飛湍百仞即孫盈伯所喪身處也又有曲水壇水行石上成溝瀆如世人臨河壇也三月三日時來逍遥梁州記曰沔陽城先沔陽縣所治也在漢水南舊蕭何所築也劉備為漢王權住此城盟于城下今門外有盟壇猶存　增金史禮志曰明昌六年章宗未有子尚書省臣奏行禖禖之祀乃築壇于景風門外東南端地與

圜丘東西相望歲以春分日祀青帝伏羲氏女媧氏位壇上南面西上姜嫄簡狄位于壇之第二層東向北上前一日布神位省牲器陳御弓矢韣于上下神位之右其齋戒奠玉幣進熟皆如大祀儀　又曰金自天德以後始有南北郊之制大定明昌其禮寖備南郊壇在豐宜門外圜壇三成成十二陛壝牆三匝四面各三門齋宮東北府庫在南壇壝皆以赤土圬之北郊方丘在通玄門外方壇三成四正陛方壝三周四面亦三門朝日

壇曰大明在施仁門外之東南門壇之制皆同方丘夕月壇曰夜明在彰義門外之西北掘地汙之為壇其中常以冬至日合配昊天上帝皇地祇于圜丘夏至日祭皇地祇于方丘春分朝日秋分夕月　元史曰至元中建社稷壇和義門内稷壇一如社壇之制惟土不用五色壇皆北向社主用白石剡其上如鐘埋其半于土中稷不用主樹以松于社稷二壇之南各一株　甘水仙源録曰至元二年真人張志敬就長春宫設金籙大醮

有羣鶴下掠壇墠去而復來者累日天子命詞臣作瑞應記刻之碑　詞兆叢譚曰元東岳有石壇繞壇皆杏花道士董宇定王用亨先後居之　長安客話曰東岳廟南數百武即朝日壇壇外古松萬株森沈蔽日都人所謂黑松林也　北京歲華記曰四月初一日戒壇開城中人多往西山　野獲編曰京師最重午節天壇游人極盛聯鑣飛鞚豪門大估之外則中官輩競以騎射為娛葢皆賜沐請假而出者　瀟碧堂集曰戒壇入山

二十餘里始見山門壇在殿内閣前古松四株翠枝穿結覆蓋一院　永清縣志曰劉越石壇在拒馬河之陰晉太尉劉琨欲圖燕薊築壇與段匹磾歃血同盟翼戴王室今遺址尚存

壇三

增詩唐馬戴宿王屋天壇詩曰星斗半沈蒼翠色紅霞遠照海濤分折松曉拂天壇雪投簡寒窺玉洞雲絶頂醮廻人不見深林磬度鳥應聞未知誰與傳金籙獨向

仙祠拜老君　周朴王霸壇詩曰王君上昇處信首古居前阜樹即須朽白龜亦應全雲間猶一日塵裏已千年碧色壇如黛時人誰可仙　儲光羲祭風伯壇應張太祝作詩曰聖主御青春綸言命使臣將修風伯祀更福太平身帟幕宵聮事壇埸曉降神帝心矜動物不為屬車人　元黄庚鶴林仙壇詩曰古壇歸鶴杳野鹿自成羣嵐氣浮清曉鐘聲出白雲樹穿僧屋老水到寺門分人世無窮事山中了不聞　元好問游天壇雜詩曰

芳樹陰陰鳥語譁緑雲晴雪映紅霞青山可是堪人恨藏着中巖十里花　又曰漫山白白與紅紅小樹低叢看不供總道查花香氣好就中偏愛玉瓏鬆　又曰溪童相對采椿芽指似陽坡說種瓜思得近山營馬少青林深處有人家　又曰湍聲洶洶落懸崖見説蛟龍擘石開安得天瓢一翻倒躡雲平下看風雷　又曰仙壇倒影鳳麟洲一道雲光插素秋也是天公閉不得海東移着海西頭　明高啓毛公壇詩曰欲觀漢壇符東上

縹緲峰葛花墜寒露夕飲清心胸月出太湖水鶴鳴空
磵松真境久寂寥蒼苔閟靈蹤嘗聞緑毛叟變化猶神
龍世人豈能見偶許樵夫逢攀隮力易疲探玄志難從
歸出白雲外空聞仙觀鐘

原銘周庾信登壇銘曰登壇洛汭沈玉河湄丹圖馭馬
練甲乘龜榮光上幕休氣連帷雖存堯讓終見文思

增記唐顔真卿麻姑仙壇記曰麻姑者葛稚川神仙傳
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括蒼山過吳蔡經家教其尸解

蟬蛻也經去十餘年忽還語家云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期日方平乘羽車駕六龍各異色旌旗導從威儀赫奕如大將也既至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聞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麻姑能蹔來有頃聞麻姑來來時不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當半于方平也麻姑既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繡光彩耀目不可名字皆世

閒所無有也麻姑自言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
聞蓬萊水乃淺于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為陵陸
乎方平笑曰聖人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手似鳥爪
蔡經心中念言背痒時得此爪以爬背乃佳也方平已
心知經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汝何忽謂
其爪可以爬背邪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
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

庭一

增說文曰庭宮中也　玉海曰堂下至門謂之庭　易曰揚于王庭　毛詩曰灑掃庭內　又曰殖殖其庭　又曰子有庭內弗灑弗掃　又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書曰廸簡在王庭　禮記曰諸侯之庭　論語曰鯉趨而過庭　又曰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　原左傳曰初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既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庭　增管子曰湯有總街之庭　漢書曰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　又曰太初

元年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焉作建章宮其西則商中數十里師古曰殊庭蓬萊中仙人庭也如淳曰商中商庭也　原羅含别傳曰含致仕還家庭中忽自生蘭此徳行幽感之應　增班固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　又曰玉除彤庭　晉書曰謝晦為右衛將軍賔客輻湊門巷填塞兄瞻曰此豈門户之福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原語林曰謝太傅問諸子姪曰子弟何豫人事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車騎荅

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庭階也　增鮑明遠詩曰

冠霞登綵閣觧玉飲椒庭

庭二

原賦陳沈炯幽庭賦曰矧幽庭之閒趣具春物之芳華

轉洞房而引景偃飛閣而藏霞築三川于户牖帶林苑

于東家草纎纎而垂緑樹搔搔而落花于是秦人清歌

趙女鼓筑嗟光景之遲暮咏羣飛之棲宿顧留情于君

子豈含姿于嬌淑于是起而長謡曰故年花落今復新

新年一故成故人那得長繩繫落日年年月月但如春

庫藏一

原劉熙釋名曰庫舍也舍也者言物之所在之舍也

說文曰庫兵車所藏也帑金布所藏也故藏之為名也

謂之庫藏焉　增周禮春官天府曰天府掌祖廟之守

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

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

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　原禮記曰季春之月審

五庫之量（審所用多少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五庫者一曰車庫二曰兵庫三曰祭器庫四曰樂庫五曰宴器庫 吳越春秋曰凡安國治民從近制遠者必先實之 春秋文曜鉤曰軫南衆星曰天庫 韓暘天文要集曰天積者天子之藏府 韓詩外傳曰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農夫藏于囷庾商賈藏于篋匱 鍾會芻蕘論曰國之稱富者在乎豐民非獨謂府庫盈倉廩實也且府庫盈倉廩實非上天所降皆取之于民民困國虛矣

增元史僧格傳曰萬億庫有舊牌條七千餘條　輟耕録曰文宸庫在宮垣西　又曰内殿之傍有妃嬪庫房門一間縫紉女庫房三間　又曰生料庫在學士院南又南為鞍轡庫又南為軍器庫藏珍庫在宮垣西南隅　禁扁曰本朝庫曰廣源寶源綺源賦源廣貯生料財用輔用器備收支平盈壽武利器廣勝資乘内藏左藏右藏御帶異珍資成資用法物儀從申興武功承天宣惠廣樂福寧奉宸廣禧藏珍文成供需備用尚用豐

衍藝林資善永需　燕史曰内承運庫在東下馬門其職掌庫藏在宫内者曰東裕庫曰寶藏庫皆謂之裏庫南城磁器等庫則俱謂之外庫　光禄寺志曰光禄寺大門内左為茶葉庫月進房右為錢鈔庫後有銀庫鹽庫　張衡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錡　潘岳詩曰儆火不戒延我寶庫

庫藏二

原左傳曰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

之庫以望杜預注大庭氏是古國名在魯城内于其處作庫 增列子曰范氏之藏大火商丘開入火往還無難色埃不漫身不焦子華之客乃謝之 商君書曰湯武破桀紂海内無患築五庫藏五兵 原漢書曰漢髙祖七年蕭何立東闕前殿武庫 增又曰枚乘諫呉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轉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絶于郊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如淳曰呉王之府藏也 原東觀漢記曰更始至長安御府帑藏武庫皆安堵如故 增王子年拾遺

記曰糜竺用陶朱公計術益億萬之利貨擬王家有寶庫千間　太平治迹統類曰宋太祖置封樁庫常密謂近臣曰石晉苟利于已割幽薊以賂契丹使一方之人獨限境外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藏滿三五十萬即遣使于契丹約苟能歸我土地民庶即當盡此金帛充其贖直如曰不可朕將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耳會晏駕不果　五代史曰後唐明宗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　澄懷録曰大德初廣源庫官售雜物有

靈壁小峰長僅六寸高半之玲瓏秀潤所謂臥沙水道展摺胡桃紋皆具于峰之頂有白石正圓瑩然如玉徽宗御題八小字于傍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略無雕琢之跡真奇物也　元史曰兵志樞密院臣言牆垣已成南北西三畔皆可置軍獨御酒庫西地窄不能容臣等與丞相完澤議之　英宗實録曰正德三年遷甲乙丙丁等庫于内府四年以新造天財甲乙丙丁等庫成欲盤移庫藏命魏國公徐顯宗行在户部右侍郎吳璽總

理其事

庫藏三

原寶臺 珠府 韓詩外傳曰晉平公藏寶之臺燒救火三日三夜乃止公子晏賀曰臣聞諸侯藏于百姓今百姓藏于外而賦斂不已昔桀紂殘賊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灾于藏臺是君之福也 韓揚天文要集曰離珠五星在須女北離珠為藏府也

宴器 禁兵 上詳前一 後漢書曰靈帝光和中武庫屋自壞司隸許氷上書曰武庫禁兵所在國之禁為灾深也

天潢 御府 春秋文曜鈎曰咸池曰天潢五帝車舍也宋均注曰舍庫也五帝車之庫 下詳前二

聚甲 藏金 焦贛易林曰武庫軍府甲兵所聚非邑非里不可以處 下詳前一

魚集屋上 龍

見井中魏志曰嘉平中魚二集于武庫屋上晉書曰太康五年有二龍見于武庫井中

增

小吏守藏 令史值曹上即晉侯事見前唐故事諸司申以令史值曹刋脫為奸及闌播再遷侍中悉易以士入時韙其法

廡署 廊列唐德宗始出幸奉天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稍至乃于行在夾廡于古無傳者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若貢獻悉歸天子私有之則淫蕩侈欲終以餌冦 唐陸宣公贄奏議忽覩古廊之下椅列三庫之名竊揣軍情或生觖望矣

自供乘輿 請列別舍上即毋將隆事見後唐裴延齡建言左藏天下歲貢不貲耗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于是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為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為賸庫樣物三十萬緡為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為月庫

官庫饒豐 簷藏

殫耗 唐劉文靜曰晉陽士健馬強官庫饒豐　牛徽攺給事留陳倉張濬伐太原引徽為判官敕所在斂遺徽太息曰王室方復帑藏殫耗當協和諸侯以為藩屏而又濟之以兵諸侯離心必有後憂後濬果敗

藏兵 漢書曰立武庫以藏兵　還玉 洞冥記曰元狩四年將夕有黃髮叟懷內探徑尺玉以授帝帝以玉還寶庫即龍玉也

矛戟在前 又曰裴楷有知人之鑒目鍾會云觀如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　戎儲攸歸 曹毗魏都賦曰百藏之庫戎儲攸歸

劒如龍蛇 拾遺錄曰太上皇以寶劒賜高祖呂后藏于瑤庫守者見白氣從户中出如龍蛇呂后更瑤庫名曰靈倉藏及諸呂擅權白氣亦滅惠帝即位以此貯禁兵名曰靈金府

庫有雉雊 晉書曰武庫封閉甚密忽有雉雊張華曰此必蛇化為雉雉視之果有蛇蛻也

收書籍　貯畫像 輟耕錄藝林庫專一

收貯書籍　燕史皇極之東則內承運庫再東曰香庫稍北有石碑曰古今通集庫以貯古今君臣畫像符券典籍歲六月六日曝之

庫藏四 管籥附

原六府 周禮天子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注府謂主藏物之稅　五庫 禮天子之庫有五

輸實 子産曰其輸之則君府實　充貢 周禮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紂鹿臺 紂所積之府庫曰鹿臺　魯長府 藏名

受九貢 周禮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注謂朝覲頒賜也　供百物 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供百物而待邦之小用注布布帛也藏曰泉行曰布小用謂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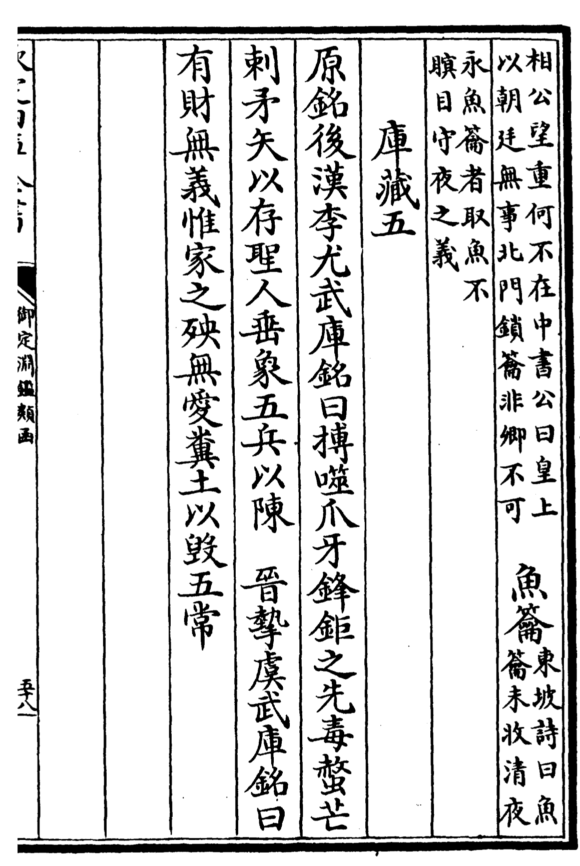
王府 大內　白

藏 魏之藏名 充牣 積滯 不竭 管子曰藏于不竭之府謂養桑麻育六畜也 水衡 無聚水衡錢注天子私藏 禁庫 受藏 周禮頒其貨于受藏之府 守藏 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及其出竊藏以逃 瓌寶溢目 窺山東之府則瓌寶溢目 餘錢朽貫 武帝初府庫餘財京師錢累百巨萬餘貫朽而不可校 司農供乘輿 毋將隆字君房言大司農錢自供乘輿不以給供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 有司出幣帛 月令季春命有司開府庫出幣帛聘名士 管籥謹守 漢書謹守管籥 善閉 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 槖籥 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 扃鐍 莊子則必攝緘縢固扃鐍 啓籥 書金縢啟籥見書乃并是吉 修鍵 月令孟冬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

司門 周禮司門掌授鍵以啟閉國門　管庫 禮記晉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　北門之管 杞子云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　天地之籥 見上　琅當 鐵鎖琅當長鎖　增玉匙金籥 黃庭經玉匙金籥常完堅　壯籥 漢五行志壯籥注壯是出籥者又云壯所以下閉者以鐵為之　自繫管籥 續世說曰漢吏部張允家貲萬計性吝自繫管籥如環珮聲後隨郭威入京師墜井而卒　外無關籥 魏傳嘏曰鄧颺外要名利內無關籥皆敗德也

納四金籥 唐史朱泚王武俊田悅李納僭王納四金籥于回紇曰四國啟閉出納惟命

不為扃籥 唐史元德秀陸渾佳山水居之不為牆垣扃籥無僕妾嗜酒陶然　自持管籥 唐史徐岱為給事中性吝至自持管籥　北門鎖籥 國老閑談曰冠準鎮大名府北使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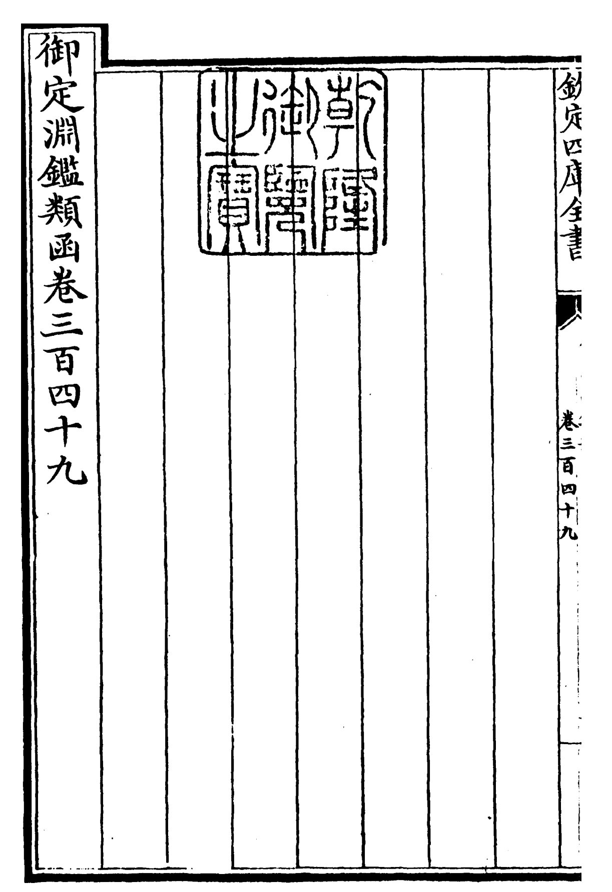


相公望重何不在中書公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卿不可

魚鑰 東坡詩曰魚鑰未收清夜永魚鑰者取魚不瞑目守夜之義

庫藏五

原銘後漢李尤武庫銘曰搏噬爪牙鋒鉅之先毒螫芒刺矛矢以存聖人埀象五兵以陳　晉摯虞武庫銘曰有財無義惟家之殃無愛糞土以毀五常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四十九